



2019年1月10日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谨根据第2400(2018)号决议第2段的规定，随函转递小组最后工作报告。

专家小组于2018年11月27日向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了本报告，委员会于2018年12月14日审议了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到本函及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第1591(2005)号决议所设苏丹问题专家小组  
协调员

托马斯·比夫沃里·旺加拉(签名)

专家

普丽西拉·谢赛(签名)

专家

文森·达拉克(签名)

专家

尼古拉·多布龙拉温(签名)

专家

拉吉夫·亚达夫(签名)



## 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 摘要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11 月 23 日。专家小组继续根据任务授权监测达尔富尔及该区域的事态发展。

和平进程是由一些倡议塑造的，但这些倡议并没有促使苏丹政府和未签署协议的达尔富尔武装运动之间达成协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区域动向、包括苏丹与邻国的关系，有了积极的发展。利比亚危机仍然是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该地区冲突可能蔓延的主要根源。

冲突动向的主要发展是苏丹政府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在杰贝勒迈拉再次爆发重大冲突。苏丹政府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回应苏解/瓦希德派的游击式袭击，旨在将该团体赶出其主要据点。持续的战斗造成双方大量伤亡。

大多数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已经巩固了他们在利比亚的存在。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利比亚国民军和反对利比亚国民军的部队之间的冲突。虽然苏丹目前的安全局势不允许以利比亚为基地的达尔富尔人在本国开展大规模行动，但他们正在加强军事能力，以便在环境更有利时返回苏丹。

苏丹政府继续向达尔富尔运送军事物资，以支持部署在那里的各种安全部队，这违反了武器禁运。这些转让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7 段。苏丹政府在进行这种转让之前没有寻求制裁委员会的批准。武装团体也违反了武器禁运。苏丹政府的武器收缴运动改善了城市地区的安全局势。然而，这还不够全面，族群间冲突等安全事件继续发生，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对保护平民的关切依然存在。杰贝勒迈拉的冲突导致新的流离失所现象、人道主义危机和侵犯人权行为。在整个达尔富尔，妇女和女童继续遭受冲突中的性暴力伤害。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也充满挑战，包括土地纠纷和缺乏基本服务。

在执行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方面仍然存在挑战。苏丹政府没有实施这些措施。南苏丹在财政和后勤援助方面对达尔富尔反叛团体的支持已减少，但利比亚已成为这些团体的重要资金来源。苏解/瓦希德派是唯一一个目前活跃在达尔富尔境内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并正在达尔富尔境内创收。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6
二. 与苏丹政府的合作 .....	6
三. 和平进程 .....	6
A. 和平进程的动向 .....	7
B. 《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的执行情况 .....	8
C. 达尔富尔内部对话和协商 .....	8
D. 非洲联盟(非盟)和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 .....	8
E. 达尔富尔和平的其他步骤 .....	9
F. 全国对话 .....	9
四. 区域态势 .....	9
A. 苏丹-埃及 .....	10
B. 苏丹-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埃塞俄比亚 .....	10
C. 苏丹-南苏丹和苏丹-中非共和国 .....	10
D. 苏丹-乍得 .....	11
E. 苏丹-利比亚 .....	11
五. 杰贝勒迈拉的局势 .....	12
A. 冲突动态 .....	12
B. 交战方 .....	13
C. 杰贝勒迈拉的苏解/瓦希德派的资金筹措 .....	18
D. 杰贝勒迈拉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	19
六. 邻国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	21
A. 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	21
B. 在南苏丹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 .....	28
七. 军备和军备控制 .....	33
A. 违反武器禁运 .....	33
B. 进攻性军事飞越和政府活动 .....	37

C.	武装团体用以进入达尔富尔的车辆 .....	37
D.	苏丹政府的武器收缴运动 .....	37
E.	快速支援部队和民兵 .....	38
F.	达尔富尔作为该区域的武器来源 .....	39
G.	跨境活动 .....	39
H.	有关边境管制的当地和国际努力 .....	39
I.	偷运移民 .....	40
八.	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 .....	41
A.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及冲突中的性暴力 .....	41
B.	性暴力幸存者获取司法救助的机会 .....	42
C.	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持久解决方案 .....	42
D.	难民自愿回返 .....	44
E.	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	44
F.	达尔富尔问题持久解决方案的挑战 .....	44
G.	北达尔富尔州新的土地占领 .....	45
H.	对穆萨·希拉勒支持者的镇压 .....	45
I.	被拘留的战斗人员 .....	45
九.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	46
A.	会员国的执行情况 .....	46
B.	苏丹政府的执行情况 .....	46
C.	旅行禁令调查正在进行 .....	46
D.	更新被指认人员的识别资料 .....	47
十.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的资金筹措 .....	47
A.	在达尔富尔的反叛团体 .....	47
B.	在南苏丹的反叛团体 .....	47
C.	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团体 .....	49
D.	在达尔富尔活动的阿拉伯民兵 .....	50
E.	公司和商业机构提供收入流 .....	50

---

F. 散居国外者的捐款 .....	50
十一. 建议 .....	50
A. 对委员会的建议 .....	50
B. 对安全理事会的建议 .....	51
附件* .....	52

---

\* 附件只以来件所用语文分发且未经过正式编辑。

## 一. 导言

1.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是依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设立的。自那时以来，专家小组的任期被延长了，最近一次是通过第 2400(2018)号决议得到延长。有关专家小组任务和方法的全部详情见附件 1。
2. 在第 2400(2018)号决议第 2 段中，安理会请专家小组经与安全理事会关于苏丹的第 1591(200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讨论后，至迟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向安理会提交最后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本报告即为应这一要求编写。按照安理会在同一段中的要求，专家小组还在提交最后报告之前向委员会提交了两份季度最新情况通报和一份临时报告。根据第 2340(2017)号决议第 17 段和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c)段，专家小组编写了关于其认为可能符合指认标准的个人的案情说明。案情说明已提交委员会审议。
3. 专家小组任务期限延长后，三名专家获得任命并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工作。他们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双边会议，并于 2018 年 4 月 12 日向委员会提交了专家小组的工作方案。2018 年 5 月任命了另外两名专家。
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对苏丹进行了三次访问。4 月，专家小组三名成员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 日参加了委员会主席对苏丹的访问。专家小组成员在苏丹逗留到 2018 年 5 月的第一周。2018 年 6 月至 7 月和 10 月，专家小组所有五名成员都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专家小组与喀土穆以及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南达尔富尔州和中达尔富尔州的主要对话者进行了互动。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为追踪线索并开展与其任务相关的调查前往了下列国家：比利时、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爱尔兰、肯尼亚、荷兰、尼日尔、卡塔尔、南苏丹、瑞典、瑞士、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8 月，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临时报告。

## 二. 与苏丹政府的合作

6. 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继续通过国家协调机制与苏丹政府接触。苏丹政府提供了专家小组要求的大部分信息，并组织了专家小组要求与苏丹政府举行的会议。与以前的任务不同，所有成员都获得了入境签证(单次入境签证)。达尔富尔旅行许可证在抵达该国后才发放，这一过程拖延了专家小组下一步前往达尔富尔的行程。关于对达尔富尔的访问和出差，苏丹政府坚持参加专家小组的大多数会议，包括与非政府对话者的会议。专家小组认为，鉴于其工作的独立性，这种做法很成问题。

## 三. 和平进程

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a) 达尔富尔武装运动、苏丹政府和和平进程发起者在苏丹境外举行的各种会议，包括在卡塔尔、德国和法国举行的会议。达尔富尔各运动要么作为一方参加会议——通常是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苏解/米纳维派)或正义与平等运动，要么与其他苏丹反对派力量一起参加这些会议；

(b) 越来越多由外部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发起的各种和平倡议和谈判，包括：(一)《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的后续行动；(二)适用于整个苏丹的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路线图；(三)南苏丹作为苏丹政府和武装运动之间对话调解人最近提出的朱巴倡议；(四)与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有关的其他倡议；

(c) 苏丹政府对所有和平倡议的一贯立场，源于其认为《多哈文件》是进一步谈判的唯一平台；

(d) “人多误事”：实现达尔富尔和平的各种步骤没有得到充分协调，反映出发起国的利益分歧，有时看来是在争夺各方的注意力；

(e) 在达尔富尔各州，依据《多哈文件》建立的机构薄弱，据报道人员不足，薪酬过低，而且不具备充分代表性。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苏丹政府和未签署协议的达尔富尔运动之间的谈判缺乏进展。苏丹政府认为它已赢得了战争，剩余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不构成真正的威胁。<sup>1</sup>

## A. 和平进程的动向

8. 苏丹政府认为《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是向达尔富尔所有团体开放的关键和平文件。在本报告期间，政府表示愿意继续与未签署协议的运动进行谈判。苏解/米纳维派、正义与平等运动和政府参加了2018年4月在柏林举行的非正式会谈，讨论谈判前协议。由于各方在未来和平协议的执行机制上存在分歧，这些会谈失败了。2018年11月，苏解/米纳维派主席明尼·米纳维宣布，苏丹政府、苏解/米纳维派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已就这些执行机制达成协议。<sup>2</sup> 关于谈判前协议的讨论仍在继续。

9. 达尔富尔各运动对《多哈文件》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解/米纳维派愿意承认《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是进一步和平谈判的“基础”，前提是文件中包括其他问题。

10. 为了促进和平谈判，苏丹政府一再宣布单方面停火。一些武装运动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宣布停火。最近，正义与平等运动、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从2018年11月9日至2019年2月8日停火。

<sup>1</sup> 专家小组与苏丹政府、包括国防部的会晤。

<sup>2</sup> “恢复达尔富尔和平的最后一个障碍已被克服：米纳维”，苏丹论坛报，2018年11月24日。

11.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苏解/瓦希德派)拒绝参与当前的和平进程并继续战斗。阿卜杜勒·瓦希德在 2018 年 3 月与专家小组会晤时重申, 他拒绝在目前的政治和安全条件下与苏丹政府谈判。2018 年 7 月,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兼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负责人杰里迈亚·尼贾门·金斯利·马麻波拉致函阿卜杜勒·瓦希德, 邀请他加入和平进程, 但没有收到答复。9 月, 苏解/瓦希德派允许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进入受这一运动控制并受杰贝勒迈拉泥石流影响的地区。<sup>3</sup>

## B. 《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的执行情况

12. 《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授权设立的几个机构继续存在。<sup>4</sup> 然而, 这些机构尚未充分运作。它们的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资金不足、人员配置不足和实地部署不足。<sup>5</sup>

13. 在《多哈达尔富尔和平文件》框架内, 卡塔尔基金会支持了建设模范村等几项举措。一些项目还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

## C. 达尔富尔内部对话和协商

14. 在《多哈文件》框架内, 达尔富尔内部对话和协商机制继续促进达尔富尔的族群间和平与和解。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为该机构的工作提供了便利。在与参加该机制的官员和地方行政人员会晤期间, 专家小组获悉, 在州和联邦当局的调解下, 地方一级的和平倡议产生了一系列部落间协议。这些程序基于传统的和解方法 (*judiyya*), 包括解决诸如支付血金(*diya*)等问题。地方和平解决方案的主要弱点与执行问题和缺乏这类协定的国家或区域既定记录有关。

## D. 非洲联盟(非盟)和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

15. 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支持下, 塔博·姆贝基领导的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继续努力在达尔富尔实现和平。2018 年 1 月, 塔博·姆贝基邀请苏丹反对派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 讨论 2016 年签署的路线图的后续行动。然而, 该国主要的反对力量苏丹呼吁联盟(包括苏解/米纳维派和正义与平等运动)拒绝了这一倡议。

16. 苏丹呼吁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至 27 日在巴黎举行会议, 讨论其组织和战略。专家小组借此机会会见了达尔富尔各运动的代表以及调解人。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和德国努力促进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 与所有各方进行协商, 以恢复和平谈判。非盟一再敦促达尔富尔武装运动与苏丹政府达成协议, 否则将面临制裁。2018 年 11 月, 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和苏丹呼吁成员在柏林举行了另一轮非正式会谈。

<sup>3</sup> 苏解/瓦希德派, “关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团队访问杰贝勒迈拉受灾地区情况的报告”, Sudaress 网站, 2018 年 9 月 25 日, 可查阅: [www.sudaress.com/sudanile/109286](http://www.sudaress.com/sudanile/109286)。

<sup>4</sup> 达尔富尔土地委员会、自愿回返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达尔富尔安全安排执行委员会和达尔富尔开发基金。

<sup>5</sup> 专家小组会见苏丹政府、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其他来源。

## E. 达尔富尔和平的其他步骤

17. 三驾马车(联合国、挪威和美国)一直支持达尔富尔和平进程。2018年6月,三驾马车谴责苏丹政府部队和苏解/瓦希德派部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杰贝勒迈拉的“部落间暴力”,强调指出“达尔富尔冲突不可能有军事解决办法,国际社会应考虑对那些继续充当破坏者的人实施制裁。”<sup>6</sup>

18. 苏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正常化,其一条轨道中包括停止达尔富尔敌对行动。2018年11月,两国启动了第二阶段对话,目的是解除苏丹作为“支恐国家”的地位。<sup>7</sup>

19. 同样在2018年11月,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宣布了一项新的和平倡议,该倡议将涉及苏丹政府和苏丹武装运动,包括达尔富尔武装运动。萨尔瓦·基尔总统和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组长塔博·姆贝基同意协调他们的努力。<sup>8</sup>

## F. 全国对话

20. 苏丹政府于2014年发起了全国对话。2016年,参与各方和运动签署了《国家文件》。<sup>9</sup> 主要反对派力量和达尔富尔运动没有参与这一进程。2018年4月,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巴希尔宣布全国对话第二阶段开始,该阶段将产生该国新的永久宪法。苏丹政府邀请包括武装运动在内的所有反对派力量参加全国对话。然而,它们没有参与,认为这一进程偏离了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路线图。

21. 苏丹政府邀请非签署方运动参与起草永久宪法。这项倡议得到达尔富尔和平签署运动理事会的支持。<sup>10</sup>

## 四. 区域态势

22. 2017年和2018年头几个月,苏丹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些起伏。2018年头几个月,苏丹与埃及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然而,这些紧张局势并没有直接影响达尔富尔局势。

23. 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的危机影响了苏丹的稳定。南苏丹的冲突导致大量难民涌入苏丹,达尔富尔边境地区也受到影响。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产生了涌向苏丹包括达尔富尔的移民潮以及过境苏丹的难民潮。其他外部因素,如

<sup>6</sup> 美国国务院,“苏丹:三驾马车谴责达尔富尔杰贝勒迈拉持续冲突”,新闻公报,2018年6月19日。可查阅:[www.state.gov/r/pa/prs/ps/2018/06/283317.htm](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8/06/283317.htm)。

<sup>7</sup> 美国国务院,“苏丹承诺加强合作和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2018年11月7日。可查阅:[www.state.gov/r/pa/prs/ps/2018/11/287197.htm](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8/11/287197.htm)。

<sup>8</sup> “南苏丹的基尔、非盟高级别执行小组的姆贝基商定联手促进苏丹和平”,苏丹论坛报,2018年11月22日。可查阅:<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66648>。

<sup>9</sup> 国家文件的全文可查阅:<http://hewarwatani.gov.sd/eng/images/Papers/NDen.pdf>。

<sup>10</sup> 苏丹政府外交部,“达尔富尔和平签署运动理事会称结盟的选择是开放的”,2018年11月11日。可查阅:[http://mofa.gov.sd/en/more.php?main\\_id=6&sub\\_id=0&id=61533](http://mofa.gov.sd/en/more.php?main_id=6&sub_id=0&id=61533)。

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的主要发起国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之间的关系危机，也显示该区域有可能持续动荡。

24. 然而，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区域动向显示出积极发展的明显迹象。到 2018 年底，苏丹与其所有邻国的关系已经正常化。根据各种评估，该地区企望和平。这一趋势可能给苏丹、包括作为边境地区的达尔富尔，带来政治和经济利益。

25. 虽然区域局势总体上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实现的稳定局势仍然脆弱，需要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财政支持。该区域的所有国家仍然容易受到内部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影响。利比亚、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冲突可能仍会蔓延到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地区，因为该地区对邻国的外部影响毫不设防。

#### A. 苏丹-埃及

2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与埃及的关系有所改善。埃及一直呼吁国际社会向苏丹提供财政援助，以解决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问题，避免达尔富尔冲突重演。<sup>11</sup>

27. 2017 年，苏丹指责埃及支持达尔富尔运动(见 S/2017/1125)。埃及政府已经证实，其中一些运动，如正义与平等运动，可能得到利比亚与哈利法·哈夫塔尔有关联的部队的间接支持，而不是得到埃及支持。埃及政府对专家小组说，它与东利比亚当局建立了联系，试图限制达尔富尔运动在该地区的活动，帮助苏丹政府实现达尔富尔的稳定。2018 年 7 月，几名埃及士兵被利比亚一个派别绑架后由于埃及和苏丹之间的协调而获释，此后据报道，两国为了追踪达尔富尔武装运动和保护埃及-苏丹边界安全，进一步进行了接触。

28. 苏丹与埃及之间关系的改善可能会使苏丹反对派积极分子在埃及的处境更加危险。一些达尔富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受到身份不明者的骚扰，包括威胁被驱逐到苏丹。<sup>12</sup>

#### B. 苏丹-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埃塞俄比亚

29. 2018 年头几个月，苏丹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紧张时期。后来，两国关系恢复了相对稳定。

30. 苏丹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依然友好。2018 年 7 月，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政府宣布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双边关系的改善对该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是成为了有效解决冲突的一个范例。

#### C. 苏丹-南苏丹和苏丹-中非共和国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和平进程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对达尔富尔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中达尔富尔、南达尔富尔和东

<sup>11</sup> 专家小组与埃及外交部和总情报局的会议，开罗，2018 年 9 月 18 日。

<sup>12</sup> 专家小组在开罗与多个消息来源的会议，2018 年 6 月和 9 月。

达尔富尔的边境地区。然而，苏丹政府称，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局势仍然威胁着苏丹的国家安全。

32. 苏丹和南苏丹之间关系受到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与石油收入有关的经济问题和关闭边界以及南苏丹难民在苏丹的存在的影响。自 2011 年以来直到最近，南苏丹政府一直支持达尔富尔和其他苏丹武装团体的活动。

33. 2018 年 6 月，南苏丹冲突的主要当事方在苏丹政府和乌干达政府的斡旋下，在喀土穆缔结了一项和平协议。9 月 12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关于解决南苏丹冲突的振兴协定》。苏丹政府作为和平支持者的作用改善了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关系。这一进程可能会对南苏丹达尔富尔团体的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34. 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主要在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和其他联合机制的框架内继续讨论如何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包括如何解决石油工业和划界问题。苏丹和南苏丹对南达尔富尔和东达尔富尔的一些边境地区仍有争议，这对两国关系构成了长期风险。

35. 居住在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达尔富尔)边界沿线的社区相互依存度极高。中非共和国东北部从达尔富尔进口大部分家用物品。与此同时，来自达尔富尔的武器会被运到中非共和国(见 S/2018/729，附件 6.3)。

36. 2018 年，俄罗斯联邦教官在中非共和国和苏丹(达尔富尔)培训了中非共和国国防和安全部队。根据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这一培训是在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发出相关豁免和通知后进行的(见 S/2018/729，摘要)。

37. 2018 年 8 月，喀土穆在俄罗斯联邦的支持和巴希尔总统的发起下，主办了中非共和国前塞雷卡派系和“反砍刀”组织武装团体之间的一次谈判。双方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签署了《喀土穆谅解宣言》。预计会谈将在 2018 年底前在喀土穆继续。苏丹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一再强调，这些谈判不会取代非盟在中非共和国实现和平的现有倡议。

#### D. 苏丹-乍得

38. 苏丹和乍得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达尔富尔稳定的基石。两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包括部署一支联合边境部队。乍得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表示关切，因为队伍中包括乍得武装团体的前成员。<sup>13</sup>

#### E. 苏丹-利比亚

39. 利比亚目前的冲突仍未解决，是对该区域稳定的重大威胁。利比亚继续吸引来自苏丹包括达尔富尔的战斗人员和移民(见下文第六.A 节)。

<sup>13</sup> 专家小组与乍得政府的会议，2018 年 10 月。

40. 2018 年，苏丹政府、乍得和尼日尔以及国际公认的利比亚政府同意改善跨界安全。然而，的黎波里当局在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和利比亚其他派别控制的毗邻达尔富尔的利比亚东部没有多大影响力。

41. 利比亚南部地区的局势仍然特别紧张，包括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在内的各种力量在此展开争夺。10 月 19 日，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谴责外国团体在这些地区的侵犯行为，并鼓励区域行为体支持利比亚当局处理这一局势，尊重利比亚主权。<sup>14</sup>

42. 利比亚局势继续给达尔富尔邻近地区带来不稳定的风险。各种达尔富尔、乍得和伊斯兰国附属团体在利比亚的存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在利比亚、埃及和苏丹之间的三角边境地带尤甚。

43. 尽管利比亚境内存在达尔富尔战斗人员，但自 2017 年 6 月苏丹政府击退了达尔富尔各运动对苏丹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以来，苏丹与该国的边界一直保持平静(见 S/2017/1125，第六.A 节)。

## 五. 杰贝勒迈拉的局势

### A. 冲突动态

44. 本报告所述期间，达尔富尔冲突动态的主要发展是，在经过近一年相对平静之后，苏解/瓦希德派与杰贝勒迈拉东南部、西部和北部几个地区的安全部队之间再次发生激烈冲突(见附件 2 中的冲突地图)。苏解/瓦希德派控制着苏丹政府部队很难进入的偏远山区，该团体多次进行游击式袭击，并伏击了安全部队的车队和前进基地。苏丹政府方面则动用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地方阿拉伯民兵等力量发起几次军事行动，<sup>15</sup> 以将该团体从余下据点赶走。

45. 冲突已造成双方数十人伤亡。例如，根据苏丹政府和联合国消息来源，9 月 16 日在古博发生的战斗导致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 11 名士兵和几名苏解/瓦希德派分子丧生。苏丹政府设法占据了苏解/瓦希德派的几个据点，如 Golol、Gubbo 和 Boulay 等村庄。但苏丹政府未能击败该团体。苏丹政府部队和结盟的民兵在冲突期间发生了一些侵犯人权行为。11 月，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 Mohamed Hamdan Doglo “Hemmeti” 保证在三个月内从苏解/瓦希德派手中解放杰贝勒迈拉，预示着会发生进一步的冲突。

46. 苏解/瓦希德派各派别间也发生了内斗。2017 年底和 2018 年初期间，Abdelgadir Abdelrahman Ibrahim “Gaddura” 总司令的部队与指挥官 Osman al-Zayn 和 Zunoon Abdelshafi 所领导的团体的部队在费纳地区(杰贝勒迈拉东部)发生了零

<sup>14</sup> 联利支助团，“就利比亚南部安全形势发表的声明”，2018 年 10 月 19 日。可查阅：<https://unsmil.unmissions.org/unsmil-statement-security-situation-southern-libya>。

<sup>15</sup> 在同专家小组举行的会议上，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参谋长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强调指出，安全部队与苏解/瓦希德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军事行动，而是“打击匪徒的安全行动”、“强行收缴武器”以及应对苏解/瓦希德派的“挑衅袭击”。

星冲突。据苏解/瓦希德派内部消息来源说，之所以发生冲突，是因为 al-Zayn 据报在阿卜杜勒-瓦希德·努尔主席的支持下想取代“Gaddura”总司令。<sup>16</sup> 这一轮战斗经境内流离失所者领袖调解后结束。2018 年 10 月，al-Zayn 的团体与阿卜杜勒·瓦希德的兄弟 Dafallah Mohamed Ahmed al-Nour 和 Saleh Borso 所领导的团体在 Umu-Daya 地区(杰贝勒迈拉中部)发生新的冲突，造成 al-Zayn 死亡。据苏解/瓦希德派消息来源说，Dafallah 的部队伏击了 al-Zayn 的团体，因为后者即将与苏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协议。

47. 在 Rokero 地区北部(杰贝勒迈拉东北部)等地，当地的阿拉伯武装部落成员与苏解/瓦希德派因后者偷牛而数次发生战斗。作为这些冲突的一部分，阿拉伯部落成员有时袭击富尔平民居住的村庄(苏解/瓦希德派战斗人员大多数来自富尔人社区)。

## B. 交战方

### 1.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sup>17</sup>

#### (a) 力量和结构

48. 苏解/瓦希德派仍然是在达尔富尔有大量军事存在的唯一武装团体。其能力如今有限，但该团体很有复原力。它非常了解杰贝勒迈拉地区，流动性强，也知道如何利用山区地形，这种地形不需要该运动目前缺乏的重型武器和车辆。该团体有 1 000 至 2 000 名战斗人员。

49. 部队由 Abdelgadir Abdelrahman Ibrahim “Gaddura”总司令领导。在 Gaddura 之下设有军事办公室，由几个部门(训练、行动、情报、供应、行政)组成。负责管理该运动控制下的地区的一些文职部门(人道主义事务、司法机构等)也为 Gaddura 提供协助。法律顾问 Mujeeb al-Rahman 通常常驻 Kwila (杰贝勒迈拉西部)，是这一文职部门的最重要成员之一。在军事办公室之下，杰贝勒迈拉的部队分为 8 个旅，<sup>18</sup> 体现了本地原有行政当局的界限，本身隶属于 4 个师。<sup>19</sup> 然而，由于苏丹政府的军事压力、阿卜杜勒·瓦希德领导不力、重要指挥官叛逃，且面临后勤方面的挑战，部队的结构多年来受到侵蚀，变得更加不正规。部队现在是由几个军事指挥官领导的协调松散、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地方团体组成(见附件 2 中的地图)。

<sup>16</sup> 据苏解/瓦希德派和平民消息来源说，这两个团体还在争夺对当地平民的征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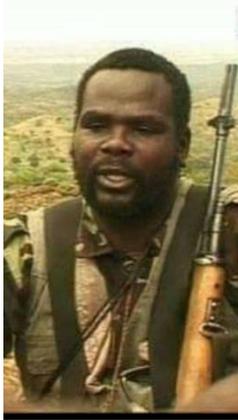
<sup>17</sup> 本节(包括图片)是根据专家小组 2018 年 3 月至 11 月期间在苏丹、区域和欧洲会见苏解/瓦希德派成员和前成员时收集的资料编写的。

<sup>18</sup> Muhammad Hasbullah 烈士旅；Ali Dinar 烈士旅；Hassan Samu 烈士旅；Sultan Tayrab 烈士旅；圣战者烈士旅；Karam al-Din 烈士旅；阿布杜拉·卡琳烈士旅；Abu-Khayrat 烈士旅。

<sup>19</sup> Fanga/Boulay；Torong-Taura 至 Golol/Boldong 一带地区；西南部(Torong-Taura 至 Golol)；Deribat。

图 1

“Gaddura” 的照片



资料来源：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图 2

Mujeeb al-Rahman 的照片



资料来源：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50. Gaddura 驻扎在 Torontonga/Gurlambang 地区(杰贝勒迈拉南部)，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官。他得到了指挥官 Abdulrazig Turti 和 Musa Shoba、法律顾问 “Irtakz”、宪兵负责人 Mohamed Yagoub 以及与他一起驻扎在 Torontonga 地区的情报官 Mostafa Roko 的协助。近年来，他与阿卜杜勒·瓦希德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睦且起伏不定。阿卜杜勒·瓦希德绕过 Gaddura 与地方指挥官直接联络，因而损害了他在部队的权威。

51. 该团体由已故的 Osman al-Zayn 以及驻扎在 Umu/Daya 地区的指挥官 Mubarak Waldoock 和 Faysal Adam Ali Konio 领导，数年来一直与 Gaddura 争夺领导权和影响力。由于老交情和家族裙带关系(与阿卜杜勒·瓦希德一样，该团体的领导人均来自 Thura、Daya、Umu 村)，该团体与阿卜杜勒·瓦希德和苏解/瓦希德派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Mohamed Mahmoud(阿卜杜勒·瓦希德的叔叔，驻坎帕拉)保持非

常密切的关系。但如上文所述，最近几个月，该团体与苏丹政府秘密进行和平会谈，因而导致与反对该协议的其他苏解/瓦希德派人员发生致命冲突。

图 3

Osman al-Zayn 的照片



资料来源：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图 4

Mubarak Waldook 的照片



资料来源：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52. 其他地方指挥官包括：

(a) 忠于 Gaddura 的 Abdallah Karjek 在 Boldong 地区(杰贝勒迈拉西部)运营一个旅，由 Yassin Joroko 充当助手。2018 年 4 月 Karjek 在 Golol 地区与苏丹政府部队的战斗中受了重伤；

(b) 驻 Buro 的 Tirka Said Tirka 也忠于 Gaddura，控制着 Wadi Toro 地区(杰贝勒迈拉西部)。该团体还包括指挥官 Habib Al-Rahman Moussa、奥斯曼·萨利赫(驻 Kwila)以及顾问 Yassin Abulgasim；

(c) Yusif Abdelkarim 跟随 Gaddura, 带领部队约 200 人驻扎在 Boulay 地区(杰贝勒迈拉北部);

(d) Yahia Adam 驻 Feina 地区(杰贝勒迈拉东部)。指挥官 Mohamed Assabalah 驻同一地区;

(e) Zunoon Abdelshafi 是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 近几年引人注目, 驻扎在 Dwo 村和 Dulow 村附近(杰贝勒迈拉东部)。他与 al-Zayn 的团体密切地保持一致, 应该会加入同一项和平协议;

(f) Dafallah Mohamed Ahmed al-Nur、Saleh Borso 和 Yusif Abdelkarim 在 Thura 附近带领一支部队。该部队通常与 al-Zayn 的团体关系非常紧密, 在 al-Zayn 寻求与苏丹政府达成协议时却与之反目, 并 Gaddura 结盟。Borso 还负责苏解/瓦希德派的后备部队。该部队由退伍战斗人员临时动员组成的;

(g) Khalid Omer Bournioul 驻 Torong-Taura 地区(杰贝勒迈拉南部);

(h) Alamin Diki 驻 Karu 地区(在 Umu 和 Derbat 之间);

(i) Haroun Ali 驻 Saboon al Fugur 地区(杰贝勒迈拉南部);

(j) Mostafa Leiba 驻 Leiba 地区(杰贝勒迈拉东部);

(k) 穆罕默德·塔哈是一位与 Gaddura 松散结盟的指挥官, 驻 Leiba 附近的 Fuguli 地区。

图 5

苏解/瓦希德派后备部队负责人 Saleh Borso 的照片



资料来源: 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53. 苏解/瓦希德派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仍有一批追随者。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这种支持明显削弱了。与该运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主要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领袖已逐步脱离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变得越来越自主, 因为他们认为瓦希德对苏丹政府采取不接触的激进战略未能给境内流离失所者带来任何正面结果。这种高涨

的独立性造成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特别是通常最亲苏解/瓦希德派的营地即在 Hamadya(中达尔富尔州)和卡尔马(南达尔富尔)的营地出现紧张局势。

(b) 军事装备

54. 杰贝勒迈拉的苏解/瓦希德派在 Torong-Taura 只有两、三辆车况很糟的车辆。这是因为山区地形险峻以及该团体难以采购备件。战斗人员主要靠步行以及骑马和骆驼流动。该团体主要有轻型武器，如突击步枪、火箭推进榴弹、狙击枪和 12.7 毫米机枪。该团体在杰贝勒迈拉的据点位于偏远山区，近几年很难获得武器和弹药，特别是因为苏丹政府部队严格控制通往杰贝勒迈拉的仅有几条道路。该团体获得武器和弹药有两个主要途径。袭击苏丹武装部队阵地和车队往往旨在夺取装备。例如，据报该团体在 2018 年 9 月 16 日对苏丹武装部队的 Gubbo 基地进行的袭击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该团体还从居住在杰贝勒迈拉周边的阿拉伯部落购买武器。

2. 苏丹政府部队和辅助民兵

5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政府在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和当地武装阿拉伯部落成员各团体的参与下在杰贝勒迈拉展开数次行动。据当地消息来源称，按照惯例，苏丹武装部队人员留在后面，偶尔进行炮击；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坐车进入目标村庄；部落民兵骑着马和骆驼在村外围游荡，攻击平民，然后进村抢掠。据消息来源说，苏丹政府行动期间发生的大多数侵权行为是民兵所为，有时快速支援部队也有这些行为。例如，据各种消息来源称，萨阿达部落成员与快速支援部队在苏丹政府行动期间洗劫了几个村庄，并在当地市场(尚吉尔托巴伊、卡斯和尼亚拉)出售盗得的财产(水果、作物和家具)。

56. 在杰贝勒迈拉东部和东南部，大部分辅助战斗人员来自萨阿达部族，他们 1980 年代以来一直与该地区的富尔社区保持冲突关系。据报萨阿达两个主要战斗人员小组参与其中。一个小组驻扎在 Jabra 村，由 Azreg 兄弟(Mohamed、Abdallah 和 Hassan)领导。另一个小组驻扎在 Gardud 村；领导者包括 Nouredine Haj Ahmed 和他的兄弟 Jiddo Haj Ahmed。Ruwas 部落成员(驻扎在 Limo 地区)也参与了一些战斗。

57. 在杰贝勒迈拉西部，许多民兵成员来自纳瓦巴部落。该部落在 Thur 和 Nertiti 之间维持强有力的存在。Alqura 是最著名的纳瓦巴民兵领导者之一。马哈米德部落中一些驻扎在奈尔提提周围的贾卢尔部族人员也参加了民兵的活动。

58. 这些地方阿拉伯部落成员是由参加苏丹政府军事行动的安全部队临时动员的。这些部落民兵与安全部队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基于家族和部落的关系。<sup>20</sup> 特别是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些成员来自这些部落，并在需要支持时动员其部落的亲属。例如，据当地消息来源称，上述几位萨阿达领导者本身也是快速支援部队军官。

59. 苏丹政府在开展行动打击苏解/瓦希德派时很大程度上依赖近几年向苏丹政府投诚并随后被编入苏丹武装部队的前苏解/瓦希德派团体。其中包括杰贝勒迈拉北

<sup>20</sup> 2018 年 4 月、6 月和 10 月会见了苏丹当地消息来源。

部的 Sadiq al-Fuka、杰贝勒迈拉西部的已故 al-Amin Toro 和杰贝勒迈拉南部的 Jidu Tako 领导的团体。作为前苏解/瓦希德派成员，这些部队极为了解该运动和地形。

### 3. 穆萨·希拉勒的人员

60. 在穆萨·希拉勒被捕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几十名他的人员逃到杰贝勒迈拉，如 Gubbo 与 Torong-Taura 一带。这些人员通常会与苏解/瓦希德派建立关系，但会保持低调。<sup>21</sup>

### C. 杰贝勒迈拉的苏解/瓦希德派的资金筹措

61. 苏解/瓦希德派在达尔富尔几个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有强大的存在。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居民须向其缴纳税款。这些征税过去是严格实施的，这些营地中有人不支持苏解/瓦希德派也被迫缴纳这笔款项。从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取的这笔款项有一部分提供给杰贝勒迈拉的指挥官，用于支持这些行动，而另一部分则送给阿卜杜勒·瓦希德。据消息来源称，Sheikh Yagoub Foury 负责从卡尔马境内流离失所者收取这些款项，驻朱奈纳的 Adam Rezail Haroon 负责将这些款项转给阿卜杜勒·瓦希德。如上所述，阿卜杜勒·瓦希德逐渐对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失去了控制，这些营地的许多领导者也正与其反目。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流入苏解/瓦希德派金库的款项也在减少。除了从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收取税款之外，苏解/瓦希德派还在转移境内流离失所者从援助机构中领取的部分粮食供应。近年来，随着局势改善，并根据订正需求评估，提供给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粮食援助数量有所减少。因此，苏解/瓦希德派人员从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得到的粮食少于以前。

62. 苏解/瓦希德派在杰贝勒迈拉领地内实施税收制度。该运动的民政鼓励部门负责人也是税收管理者。在确定应缴纳的税款之前进行分析和评价。人民必须每季度按每月 50 至 100 苏丹镑不等缴纳税款。对果树、骆驼、牲畜和山羊实行征税，每年或每半年缴纳一次。苏解/瓦希德派向其控制下的各类市场的商人征收税款，并向进出其控制下领土的商用车辆征收通行税。有关税收的纠纷将提交“顾问法院”审理。苏解/瓦希德派的指挥官和士兵在各地从事农业工作，为士兵提供粮食。后勤部门还每两周或每月向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住户征收谷物和口粮。

63. 苏解/瓦希德派与苏丹政府 2016 年以来交战增多，导致大批人流离失所，从自己的村庄逃往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偏远地区。农业和商业活动惨遭影响。在过去几年中，苏解/瓦希德派在 Kalokitting、Gurlambang、Kaira、Sorrong、Dangei 和 Thur 已失去对各市场的控制。武装活动越来越多，乡村出现移民情况，农业损失，加上失去对市场的控制，这导致税收和收费减少。面对资金和粮食短缺，苏解/瓦希德派往往热衷于从阿拉伯牧民中偷盗牲畜和骆驼。过去几个月来记录在案的几起偷牛事件均为苏解/瓦希德派所为。据消息来源称，苏解/瓦希德派仍控制着杰贝勒迈拉的几处金矿(如 Toray)，并从中征税。

<sup>21</sup> 同上。

64. 苏解/瓦希德派 2018 年 10 月发布命令设立一个财政指挥部副指挥官办公室，对公共财政进行控制、管理和编制预算(见附件 3)。总体而言，苏解/瓦希德派在杰贝勒迈拉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 D. 杰贝勒迈拉的侵犯人权行为和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 1. 苏丹政府部队和辅助人员的侵权行为

#### (a) 袭击平民

65. 一些苏丹政府武装部队违反人权标准以及关于内部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继续对平民发起攻击、滥射、抢劫以及焚烧房屋和村庄。据称其中多数袭击是快速支援部队成员所为。除了已报告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强奸及其他性暴力案件之外，快速支援部队还卷入了对平民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以及过度使用武力的行为。

66. 在中达尔富尔 Thur 附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身穿制服、据怀疑属于快速支援部队的士兵向两人开枪，导致他们受重伤。苏丹武装部队人员还卷入了类似的事件中。7 月 5 日早上，快速支援部队还对戈洛 Narglah 村发起无端攻击，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 7 名平民死亡，另有 10 人受伤。在撤退时，快速支援部队从平民中偷走牲畜和掠夺财产。据报卡斯地区 Kwila 村几周后也发生类似事件，据报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联合队对着空中滥射。一名妇女被一颗子弹击中受伤。据报士兵们还在撤退期间抢夺骆驼和绵羊。

67. 快速支援部队成员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于 6 月 7 日封锁了通往卡斯和尼亚拉的所有道路，以防止从杰贝勒迈拉前来寻找住所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新近流离失所平民成为记录在案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在遭遇期间，逃离 Omara 村的 12 名妇女遭到骚扰、殴打，据报其中 3 人被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强奸，随后这些妇女被赶回杰贝勒迈拉。Himetti 将军 10 月 24 日在喀土穆与专家小组会晤期间，否认对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强奸案件的所有指控，并声称警察等其他安全人员应涉入其中。这种全面否认似乎表明不会对这些指控展开任何调查。

68. 4 月，非洲正义与和平研究中心压下了有关对一名平民在南达尔富尔东杰贝勒迈拉被快速支援部队/苏丹武装部队拘留时死亡展开调查的紧急呼吁。72 岁的 Mosa Mohamed Salih 是富尔社区成员，4 月 13 日在 Rakoona 村被快速支援部队成员逮捕，并带到 Rakoona 外围的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营地。在被拘留期间，他因被指控隶属于苏解/瓦希德派并与其交流军事情报而遭受酷刑，次日死亡。4 月 15 日，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将其尸体送到 Mershing 镇一个军事基地，并强迫其家属前来领尸。家属就死亡一事向 Mershing 警方报案，但据报警官拒绝备案。家属也无法领取刑事表格 8，即用于与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有关的刑事诉讼的医疗证据。尽管苏丹《2005 年国家临时宪法》禁止酷刑，但《2010 年国家法》和《1994 年证据法》等其他法律所带来的条件使被拘留者极容易遭受酷刑和虐待。《2007 年武装部队法》《2008 年警察法》和《2010 年国家保安法》均对包括快速支援部队在内的各国家行为体给予豁免。

69. Hemmeti 声称，快速支援部队将采取行动，并将被指控虐待平民的人移送法院，但他没有说将其人员移送哪个法院，或因为犯下哪种滥权行为或罪行而被移送。在这一背景下，苏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2018 年 6 月在与专家小组举行会议期间向专家小组通报说，案件记录显示并没有就侵犯人权或其他违法的问题的指控对安全部队的任何成员采取行动。

70. 除了苏丹政府与苏解/瓦希德派人员冲突期间发生的事件之外，平民一再遭到武装游牧民袭击。约有 60 个刚刚流离失所的家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在 8 月 11 日遭受一大群骑着骆驼和马匹的武装阿拉伯游牧民袭击之后逃离了东杰贝勒迈拉 4 个村庄(包括 Feina 和 Swanee)，于 8 月 19 日抵达海沙拜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据报其中一些武装游牧民身着军服，乘坐两部军用皮卡车。4 名男子被打死，另有 10 名平民受伤，并转移到尼亚拉医院。据报行凶者掠走了财产和牲畜。

## (b) 强迫失踪

71. 被军事情报机构人员逮捕之后发生的案件可列为强迫失踪，<sup>22</sup> 据记录仍有发生。9 月，有 3 名流离失所者在中达尔富尔 Thur 被军事情报机构逮捕，并被带往不明地点，此后便销声匿迹。南达尔富尔卡斯一名居民也于 9 月被军事情报机构人员抓走，其状况或下落也仍然不明。这些被捕者几乎肯定会受到酷刑，并可能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面临死刑或长期监禁。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人权团体宣称，许多人进入军事情报机构监狱后就销声匿迹。7 月，当地消息来源向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说，国家情报和安全局 7 月 27 日在戈洛临时行动基地以东 4 公里处的科米村逮捕了一名被怀疑是苏解/瓦希德派成员的富尔平民。他至今下落不明。

## 2. 民众流离失所

72. 由于发生新的冲突和侵犯人权行为，杰贝勒迈拉的流离失所民众人数继续上升。10 月，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杰贝勒迈拉工作队在其责任区记录到有近 655 0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据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说，自 1 月以来，经核实约有 14 026 人流离失所到南达尔富尔和中达尔富尔的杰贝勒迈拉及其周围的各个营地和移民点。一些其他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要么未经核实，要么目前不考虑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部分原因是苏丹政府宣布，“由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得到改善”，不会设立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聚集点。尽管平民很可能会继续面临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但杰贝勒迈拉各地如卡斯和戈洛正在强有力地执行这一政策。在戈洛，包括 442 个家庭和 1 824 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新的流离失所者在戈洛新小学避难。<sup>23</sup> 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预计将留在收容社区。新近流离失所的学生也处于辍学状态，即便免除学费，有些父母也没钱送子女上学。此外，由于空间有限，学校仅可容纳 40 名学生。

<sup>22</sup> 根据《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大会第 47/133 号决议)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就会发生强迫失踪：“政府不同部门或不同级别的官员，或一些代表政府行事或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同意或默许的有组织团体或个人，违反其本人的意愿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绑架，或剥夺他们的自由，随后又拒绝透露有关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或拒绝承认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结果将这些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sup>23</sup> 国际移民组织 6 月 16 日至 9 月底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进行核实。

### 3. 人道主义援助准入

73. 由于苏丹政府一再拒绝准入，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无法核实大多数有关冲突和相关侵权行为的报告。在 2018 年 3 至 10 月期间，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南区、中区和北区各小组 30 次被拒绝准入，在 54 起武装冲突/重大事件中，只能核实其中的 15 起。苏丹政府以安全和安保问题为由为这些拒绝提供辩护。另一方面，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一些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苏解/瓦希德派常常邀请特派团前往其所在地。一些人道主义行为体被拒绝准入，似乎主要是因为国家和联邦/州一级对 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政策有不同的解释。但值得一提的是，杰贝勒迈拉东部发生山体滑坡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和其他行为体获得了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以便向受影响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 4.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的侵权行为

7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一些苏解/瓦希德派人员在杰贝勒迈拉参与了侵犯人权行为，如攻击平民、任意拘留等。为了管理其控制下的地区，苏解/瓦希德派在冲突早期阶段就在杰贝勒迈拉设立了并行行政机构，包括建立有法规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和监狱。据当地消息来源称，苏解/瓦希德派的其余监狱设在 Gurlambang、Torontonga、Logi (这三个监狱由 Gaddura 控制)、Thura(由 Osman al-Zayn 团体控制)和 Dwo(由 Zunoon Abdelshafi 控制)。

75. 据苏解/瓦希德派消息来源说，由于该运动的结构多年来腐朽不堪，这种司法制度已变得越来越非正式和专制。一些指挥官在苏解/瓦希德派在既定法律和结构之外开办自己的法院和监狱，并把司法制度变成个人勒索和追逐权力的工具。该运动一些成员因内部争端而被监禁，一些富裕的平民因拒绝给钱而遭到任意监禁和罚款。

76. 据报，由于 al-Zayn 和 Zunoon 的人员与 Gaddura 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地富尔平民也遭到虐待。特别是当地消息来源指控 Zunoon 攻击住在 Gaddura 的地区的村民以及抢劫其财产和强迫征兵。<sup>24</sup> 苏解/瓦希德派袭击阿拉伯骆驼牧民的事件也是常见的。Saleh Borso 和穆罕默德·塔哈等一些指挥官进行此类活动众所周知。

## 六. 邻国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

### A. 利比亚的达尔富尔武装团体<sup>25</sup>

77. 达尔富尔各主要武装团体继续在利比亚有大量存在(见附件 4 中的利比亚地图)。只要在苏丹力量平衡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不可能试图大规模返回达尔富尔，尽管有可能会从利比亚向达尔富尔边界地区进行游击式袭击。在利比亚，这些团体从事雇佣军和(或)投机活动(贩运、非法检查站、拦截车队等)，以此来建立其军事能力，以便在国家内部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准备重新大举进入苏丹。如果他们长

<sup>24</sup> 专家小组会见当地新近流离失所的平民(苏解/瓦希德派成员)。

<sup>25</sup> 本节(包括图片)是根据专家小组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苏丹和该区域对各反叛团体成员和前成员进行访谈时收集的资料编写的。

期在利比亚存在，他们有可能在达尔富尔变得无足轻重，并成为利比亚冲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1. 各团体概况

### (a) 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

78. 苏解/米纳维派仍是在利比亚留驻人员最多的达尔富尔团体。虽然政治领导层主要设在欧洲和东非，但其整个军队驻扎在利比亚，由 Juma Hagggar 总司令及其副手 Jabir Ishag 领导。Jabir Ishag 尤其被视为负责巩固该团体在利比亚的存在 (Juma Hagggar 2017 年 4 月才抵达那里)。其他重要指挥官包括 Faisal Saleh(部队第三号人物)、Mokhtar Shomo、Abd al Majid Ali Senine、Abbas Ahmed Aseel “Jebel Moon”、Ramadan Jaber Nahar(北达尔富尔达累斯萨拉姆地区前专员)、Ahmed Arkouri、Mansour Yahia Ramadan、Haroun Saleh Diffa “Tawila”。据消息来源称，苏解/米纳维派在利比亚的军队由 800 至 1 000 名战斗人员组成，拥有 150 至 200 部车辆。他们主要驻扎在 Jufra 区域，特别是 Hun 和 Zella 地区，并与 Khalifa Heftar 的利比亚国民军结盟。在附件 5 中，一个在利比亚被俘的一名苏解/米纳维派指挥官接受视频审讯的记录提供了苏解/米纳维派留驻利比亚人员的详细情况。

图 6

Jabir Ishag(左边第二个)2017 年末与苏解/米纳维派代表团在利比亚的照片



资料来源：机密

### (b) 苏丹解放力量集合

79. 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又称苏丹解放力量联盟，是利比亚第二大达尔富尔武装团体。<sup>26</sup> 尽管其主席 Taher Hajer 往返于开罗与利比亚，但主席的副手 Abdallah Yahia、参谋长 Abdallah Bashar Jeli “Janna”<sup>27</sup> 和大部分部队驻扎在利比亚。据消息来源称，该部队据报道约有 100 辆汽车和 500 人，主要驻扎在朱夫拉地区(泽

<sup>26</sup> 2017 年 7 月，自 2015-2016 年以来驻扎在利比亚的三个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团体，Taher Hajer 领导的苏解/正义运动、Abdallah Yahia 领导的苏解/统一派与 Abdallah Bashar Jeli “Janna” 领导的正义与平等运动/Dabajo 派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合并，组成了苏丹解放力量集合。

<sup>27</sup> “Janna” 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被乍得当局拘留在恩贾梅纳。

拉、胡恩)、Waw al Kabir (南部)和拉斯拉努夫(石油新月地带)。除“Janna”外,高级军事指挥官还包括安全部长 Mohamed Abdallah Ali、副总司令 Aboud Adam Khater、军事顾问 Moussa Ibrahim、Ahmed Abu Tonga 和 Musa “Com’ Groupe”。

80. 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在利比亚主要忠于哈夫塔尔。该团体表示,与哈夫塔尔合作的原因是都对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感兴趣,而且哈夫塔尔反对苏丹政府。<sup>28</sup> 但该团体的指挥官曾偶尔与利比亚其他派别合作。该团体正在与乍得总统伊德里斯·代比接触,代比总统鼓励该团体与苏丹政府达成和解。与苏解/米纳维派一样,该团体主要由扎格哈瓦人组成。

### (c) 正义与平等运动

81. 正义与平等运动晚于其他团体加入目前的利比亚冲突,继续努力增加其在利比亚的人员。该团体目前约有 100 至 200 名战斗人员和 20 至 30 辆车。2018 年,据报道该团体出现在利比亚南部(尤其是塞卜哈周围)以及米苏拉塔和塞卜哈之间。该团体在利比亚的最高指挥官是正义与平等运动前总司令 Abdel Karim Cholloy。据消息来源称,其他著名指挥官包括 Mohamed Dardoug(来自梅多布部落)和 Ahmed Nurredine(来自扎格哈瓦 Kobe 部落)。

82. 在利比亚,该团体主要为反哈夫塔尔武装效力,包括班加西防卫旅和米苏拉塔的反哈夫塔尔派别。正义与平等运动与乍得反叛团体——抵抗力量联盟的一些指挥官之间有私人和部落关系,因此这两个团体在利比亚密切合作,抵抗力量联盟驻扎在相同地区,与同一批利比亚人合作。

图 7

Abdel Karim Cholloy 照片



来源：保密

### (d) 苏丹解放军/瓦希德派

83. 苏解/瓦希德派参谋长 Yusif Ahmed Yusif “Karjakola” 调遣约 100 名战斗人员和 50 辆车在利比亚作战。过去一年,之前驻扎在 Ain Siro(北达尔富尔)由 Ayoub Tukanj 领导的苏解/瓦希德派人员到来,该团体得到加强。该团体的其他主要指挥官包括 Salah Juk(来自扎格哈瓦部落,是苏解/瓦希德派的少数几个非富尔族指挥

<sup>28</sup> 2018 年 5 月,专家小组与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主席 Taher Hajer 在开罗举行会晤。

官之一)和 Yusif Mulagat。据多数消息来源称,这支部队的行动半独立于主席阿卜杜勒·瓦希德。尽管该团体为反哈夫塔尔武装效力,但据信该团体最近与利比亚国民军结盟。

(e) 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

84. 苏丹解放军/过渡委员会(苏解/过渡委员会)是苏解/瓦希德派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其大部分军事力量(据报道有几十辆车和几十名战斗人员)也在利比亚。这支部队由总司令 Saleh Jebel Si 领导,并与苏解/米纳维派密切合作,在利比亚国民军的领导下结盟。该团体还与 Karjakola 的苏解/瓦希德派团体保持联系。

(f) 穆萨·希拉勒追随者/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

85. 穆萨·希拉勒的几十名支持者(特别是希拉勒出身的马哈米德部落的支持者)在希拉勒被捕后逃往利比亚,大部分人通过乍得。这些人员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与驻扎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以及利比亚各派别接触,各派都希望吸引他们加入。这些人自认为是穆萨·希拉勒 2014 年创建的政治组织苏丹革命觉醒委员会(革命觉醒委员会)的成员。2018 年 11 月 22 日,革命觉醒委员会正式宣布反对苏丹政府,并宣布对该政府发动军事行动。<sup>29</sup>

86. 这些人员的主要领导人包括 Zekeria al-Duch(正义与平等运动前指挥官,在利比亚驻扎多年)、Omda Zekeria 和 Mahamat Bakhit “Doydoy”(两名边防卫队官员)、Ahmed Mohamed Abakar(革命觉醒委员会发言人)和 Abdoulaye Waldam al Kutum(来自朱奈纳的马哈米德人)。这些人为了生计以雇佣军身份为各派别战斗。据报道,该团体大部分人与利比亚国民军结盟。在马哈米德部落伊斯兰主义政治家巴希尔的领导下,一些人员在塞卜哈地区与正义与平等运动联合起来,并与正义与平等运动一起参加了反哈夫塔尔的军事行动。穆萨·希拉勒追随者还在库里-布古迪地区(利比亚-乍得边界)从事金矿开采。

(g) 机会主义分子

87. 许多没有任何政治议程的达尔富尔战斗人员,包括前反叛分子和阿拉伯民兵,都利用利比亚冲突创造的机会参与了利比亚的雇佣军和贩运活动(见附件 6)。

(h) 联合的努力

88. 驻扎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意识到他们的内部分歧削弱了他们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地位,对如何联合进行了约一年的讨论。这些谈判包括流亡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高级别通信,以及各团体的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官员在利比亚的实地直接会晤。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一直是这些努力背后的推动力量。

89. 第一步是 2017 年 7 月成立了苏丹解放力量集合这一联盟。随后,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开始与苏解/米纳维派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2017 年 8 月和 11 月在利比亚举行了两轮谈判。2018 年 5 月,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与苏解/瓦希德派在利比亚签署了一项联合前协议。这份协议是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主席 Taher Hajer 和苏解/瓦希德派主席阿卜杜勒·瓦希德讨论后拟定的。苏解/瓦希德派的签字者是参谋长

<sup>29</sup> “穆萨·希拉勒团体称将在达尔富尔地区发动军事攻击”,《苏丹论坛报》,2018 年 11 月 23 日。

Karjakola (见上文第 83 段)。然而，苏丹解放力量集合的联合努力到目前为止失败了，主要是因为领导问题。尽管所有团体的军事指挥官似乎都支持联合协议，但据报道明尼·米纳维和阿卜杜勒·瓦希德不愿意。

图 8

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和苏解/瓦希德派的签字仪式照片(左边是代表苏解/瓦希德派的 Karjakola，中间是代表苏丹解放力量集合的 Mubarak Bakhit。)



来源：保密

## 2. 利比亚伙伴

9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利比亚所有主要交战派别都继续利用达尔富尔反叛分子作为辅助战斗人员。尽管哈夫塔尔的利比亚国民军经常谴责外国战斗人员进入利比亚，但其自身的行动严重依赖达尔富尔的反叛分子，特别是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例如保卫朱夫拉地区和石油新月地带的行动。据多个反叛分子消息来源称，在利比亚国民军内部，直接向哈夫塔尔报告的利比亚国民军总指挥部总秘书处负责人 Abdelkarim Hadiya 将军监管与达尔富尔(和乍得)反叛团体的关系。然而，达尔富尔反叛分子被认为不可靠、不守纪律，偶尔会造成他们与利比亚国民军之间的摩擦(见附件 7 中利比亚国民军内部通信)。2018 年 3 月 24 日，利比亚国民军空军轰炸了 Tamisah 附近的一些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人员，炸死一人，炸伤两人(苏丹解放力量集合称其成员被误炸)。

91. 一些利比亚地方指挥官和政治家经常充当利比亚主要交战方与达尔富尔反叛分子之间的中间人。希拉勒·穆萨酋长作为泽拉的前卡扎菲主义者，<sup>30</sup> 仍是利比亚国民军与其驻扎在朱夫拉地区的达尔富尔盟友(苏解/米纳维派和一些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人员)之间的重要中间人，向这些盟友提供后勤支援，包括用于栖身的农场。

92. Nasser Ben Jerid 是常驻塞卜哈的 Gaddafa 部落领导人，是利比亚南部达尔富尔反叛分子的重要协调人，为利比亚各派提供达尔富尔和乍得的战斗人员。尤其

<sup>30</sup> 这里的“卡扎菲主义者”指的是前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支持者。

是据报道，他曾与 Karjakola 的苏解/瓦希德派和 Mohamed Abdallah Ali 的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人员合作。

图 9

Nasser Ben Jerid(中)照片



来源：保密

93. Hassan Keley (别名 Hassan Musa)是来自利比亚南部的塔布族主要领导人，与的黎波里政府和卡塔尔等外国有高层关系，已经成为在利比亚活动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绕不开的对话者。特别是，他是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尤其是正义与平等运动)与诸如班加西防卫旅等反哈夫塔尔武装之间的关键中间人。大多数消息来源强调，他拥有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财力。

图 10

Hassan Keley 照片



来源：保密

94. 利比亚南部主要由塔布族控制，为了获准在该地区行动，达尔富尔反叛分子需要得到当地塔布族领导人的认可。据报道，在塞卜哈，Hassan Keley 的助手 Hassan Kasha 在促进达尔富尔团体进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 Nasseriya 等塔布街区的别墅和地块交由其控制。同样，控制 Waw al Kabir 的当地塔布族领导人 Ali Mohamed “Wujij” (被认为是哈夫塔尔的支持者)至少自 2015 年以来就一直与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合作，并允许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和正义与平等运动等团体驻

扎在该地区。正义与平等运动与塔布族的关系尤其好，这要归功于 Abdel Karim Cholloy (他的格兰尼部落与更广大的塔布部落社区有密切的联系)。

### 3. 军事行动

9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达尔富尔团体参加了利比亚各派发动的多次军事行动。特别是，2018年6月，在石油新月地带爆发了一些反哈夫塔尔武装与利比亚国民军之间的交火。Ibrahim Jadhnan 领导的联盟于6月14日袭击了利比亚国民军占据的石油新月地带，并在激烈交火后占领了拉斯拉努夫和西德拉运油码头。几天后，利比亚国民军成功反击，重新控制了这些码头。

96.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参与其中，加入了交火双方。正义与平等运动以及巴希尔领导的穆萨·希拉勒团体(见上文第86段)加入了 Jadhnan 的队伍。众所周知，Hassan Keley 与 Jadhnan 保持良好的关系，确保了这些达尔富尔团体参与这次行动。另一方面，利比亚国民军利用驻扎在朱夫拉和拉斯拉努夫的苏解/米纳维派和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人员来抵抗攻击。虽然这两个团体在 Jadhnan 的袭击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们在利比亚国民军的成功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丹解放力量集合的重要战地指挥官 Abdallah Moussa Mery 在这些交火中被打死。在这种双方都有达尔富尔反叛分子的交火中，反叛分子进行沟通，以避免直接交战。

97. 达尔富尔反叛分子驻扎往往会导致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例如，2018年10月下旬，在泽拉发现一名达尔富尔战斗人员死亡后，达尔富尔人员(据信来自苏解/米纳维派)在该镇制造事端，设立了检查站，并杀害了至少一名利比亚人。

### 4. 军事装备

98. 驻扎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的活动旨在增强他们的能力，特别是购买更多车辆。当他们通过在当地的雇佣军和贩运活动获利时，经常会立即将钱用于购买新的车辆和武器。在利比亚，反叛分子偶尔会得到利比亚各派为换取他们支持而送来的车辆，包括他们以前未使用的装甲车。然而，在一些达尔富尔反叛团体于2017年3月从利比亚国民军叛逃到班加西防卫旅后，据报道，利比亚国民军在向达尔富尔反叛分子移交车辆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只向他们提供食品。

99. 在与利比亚各派一起参加军事行动时，达尔富尔反叛团体的利比亚伙伴经常允许他们抢劫车辆和武器。例如，据报道，在 Ibrahim Jadhnan 2018年6月袭击石油新月地带期间，正义与平等运动缴获了多辆汽车和大量武器弹药(包括高射炮、106毫米炮和火箭榴弹)。

100. 驻扎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的大部分武器来自达尔富尔，特别是12.7毫米、14.5毫米和 Goronov 机枪，他们经常使用这些武器，但在利比亚很少能买到。他们从达尔富尔走私者那里购买其中一些武器，这些走私者通常是阿拉伯民兵前成员，他们将武器运送到乍得或利比亚，在那里进行交易。例如，2018年11月，据反叛分子消息来源称，一些苏丹解放力量集合人员在乍得东部的一个难民营购买了从达尔富尔带来的武器(12.7毫米机枪)，随后在返回利比亚的途中被乍得当局逮捕。其他一些反叛分子利用他们与 Malha 地区(北达尔富

尔)Soliman Marajan 领导的苏解/瓦希德派团体的个人关系，前来 Malha 和 Mellit 地区购买武器。驻扎在利比亚的梅多布族正义与平等运动指挥官 Abusin 于 2018 年初在 Malha 附近被捕。他购买了数挺重机枪、火箭榴弹、AK47 型冲锋枪和各种弹药，当时正将这些弹药带回利比亚。FN 突击步枪是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利比亚购买的一种武器，因为这种步枪比达尔富尔的更新、更便宜。

## 5. 招募

101. 驻扎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多个地点招募成员：

(a) 他们在达尔富尔的社区。例如，2018 年 3 月，正义与平等运动指挥官 Dadoug 属下的两名男子在 Malha 地区被捕，据报告他们为招募战斗人员而来；

(b) 住在苏丹其他地区的达尔富尔社区。专家小组尤其了解埃尔杰济拉的招募网络；

(c) 乍得东部的难民营。与苏解/米纳维派、苏丹解放力量集合和正义与平等运动的大多数成员一样，许多达尔富尔难民来自扎格哈瓦部落，难民营有这些团体的支持者；

(d) 从苏丹、利比亚和乍得边境地区金矿开采区的手工采矿者中招募，许多采矿者是前达尔富尔反叛分子或扎格哈瓦人。

## B. 在南苏丹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sup>31</sup>

102. 正义与平等运动、正义与平等运动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和苏解/瓦希德派都在南苏丹驻扎了军事人员(见附件 8 苏丹地图)。由于南苏丹困难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社会对南苏丹政府的压力，南苏丹当局的支持减少了。然而，这些团体继续与南苏丹行政和安全机构中的一些个人和机构密切合作。驻扎在南苏丹的反叛分子现在势力太弱，无法在达尔富尔开展任何重大行动，要生存要么放下武器、在南苏丹介入当地企业，要么参与南苏丹冲突，此外别无选择。

### 1. 各团体地图

#### (a) 正义与平等运动

103. 正义与平等运动在南苏丹保留了一支小队伍，主要在罗尔州。由于缺乏军事和政治观点、物质条件不断恶化，该团体的士气和凝聚力减弱，并出现叛逃现象。

104. 2018 年 4 月，约 70 名成员携带 14 辆车和大量武器叛逃，该运动遭受了重大打击。这些人员从罗尔州穿过中非共和国东北角进入乍得东部。在乍得，代比总统为他们与苏丹政府的谈判提供了便利，他们于 6 月进入西达尔富尔。他们目前驻扎在苏丹武装部队朱奈纳基地，正在与苏丹政府讨论一项安全安排，根据这项安排，符合健康和年龄要求的人将被召入苏丹武装部队。该团体的领导人是 Hussein Abdel-Rahman Arkory “Abu Garja” 和 Ibrahim Hashim Bashar “Garsil”，

<sup>31</sup> 2018 年 3 月至 11 月，专家小组在与反叛团体成员和前成员以及苏丹解前军官的会晤中收集了这一部分所含信息，包括照片。

这两位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自扎格哈瓦 Kobe 部落，是正义与平等运动的核心。专家小组得以会见该团体，并检查了其武器和车辆(见下文第 114 段)。

105. 正义与平等运动总司令 Siddiq “Bongo” 于 2018 年初离开战场前往坎帕拉，最终被解除职务。正义与平等运动主席的军事顾问 Omda Tahir 现在是南苏丹的最高战地指挥官。其他重要指挥官包括 Al Tayb Zekeria 和 Taha Hussein Idriss(均来自 Kobe 部落)。据报道，该团体目前拥有不到 100 名战斗人员和约 20 辆车。根据专家小组收到的最新信息，该团体现在驻扎在 Katta，位于拉贾(罗尔州首府)和波洛梅迪纳之间的公路上。

图 11

Siddiq “Bongo” 照片



来源：保密

图 12

Omda Tahir 照片



来源：保密

## (b) 苏丹革命委员会(正义与平等运动分裂出来的小派别)

106. 专家小组在根据 2017 年任务提交的最后报告(S/2017/1125)中报告称, 主要由马萨利特族指挥官领导的大量正义与平等运动人员于 2017 年 3 月叛逃, 并在罗尔州组建了自己的团体。该团体于 2018 年 2 月正式成立, 名为苏丹革命委员会(见附件 9)。这个新团体的主席是驻在开罗的马萨利特族政治家 Bahrudin Adam Karama。主要战地指挥官是 Abdulrahman Arbab Hamid 将军, 被任命为该团体的军事部长。其他主要指挥官包括 Hosni Fadrullah Farah 和 Arab Abdallah Younis。据报道, 该团体有约 20 辆车和 200 名士兵。据当地消息来源称, 该团体目前驻扎在波洛梅迪纳(拉贾以西)。

图 13

Abdulrahman Arbab Hamid 将军照片



来源: 保密

107. 在罗尔州, 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革命委员会都与 Rizig Zakaria Hassan 州长和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地方部队密切合作, 协助保卫该地区, 对抗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的反叛分子和法提特族民兵。例如, 2017 年 12 月 17 日, 一个正义与平等运动车队在拉贾附近与一个苏人解反对派团体发生冲突(6 名正义与平等运动战斗人员在事件中丧生)。另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报告, 2018 年 4 月 5 日, 苏人解和达尔富尔反叛分子一方与苏人解反对派另一方在 Sopo 和 Deim Zubeir 地区发生冲突。

108. 据报道, 作为对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丹革命委员会军事援助的回报, 他们获得了食品、水、医疗用品、燃料和小弹药, 但这些用品现在更加有限。为了创收, 他们还从事当地的商业活动和农业。据当地消息来源称, 最近几个月, 他们非常机动, 在不同的基地之间转移<sup>32</sup> 以便在需要时支持苏人解的行动, 也是为了避免被苏丹情报部门和国际观察员发现。

<sup>32</sup> 可在 Boro Bahar (拉贾以北)、New Site(拉贾和 Boro Bahar 之间)、Khor Shamam(拉贾和 Aweil 之间的公路上)和 Yangoshi (拉贾东南 8 公里, 通往 Deim Zubeir 的公路上)看到。

## (c) 苏丹解放军/瓦希德派

109. 在南苏丹, 苏解/瓦希德派有一支约 200 人(包括几十名囚犯)的军事部队, 有 30 至 40 辆车(包括 2013 年 4 月袭击 Abu Kershola 期间缴获的几辆商用卡车)。该团体在南苏丹 Ruweng 州的 Pariang 县与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夸达地区之间的边境地区开展行动。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 这支部队由苏解/瓦希德派临时副主席 Abdullah Haran Adam 将军领导。该团体在朱巴也有一处藏身所。

图 14

Abdullah Adam Haran 将军照片



来源: 保密

110. 最近, 该团体内部产生了分歧。8 月份, 指挥官 Abbas Khamis 遭到了一些同事的绑架和殴打, 这一事件说明了这一点(见附件 10)。

## 2. 苏丹人民解放军特别行动股

111. 南苏丹军事情报部门特别行动股是负责管理苏人解与达尔富尔反叛团体之间关系的主要政府机构。该股成立于南苏丹分离后的 2011 年, 目的是管理与苏丹反叛分子(苏丹人民解放军-北方局(苏人解-北方局)和达尔富尔团体)之间的关系, 自 2014 年以来一直由 Akol Majok Nyigan 将军领导。该股于 2017 年正式撤销, Majok 将军被任命为苏人解后勤与供应部部长。尽管如此, 特别行动股继续在 Majok 的后勤与供应部领导下运作, 其人员、房舍和目标与以前相同。

112. 据消息来源称, 该股每月的预算有 3 600 万南苏丹镑,<sup>33</sup> 负责处理与苏丹反叛分子在后勤和行动所有方面的关系。这包括与朱巴和外地的达尔富尔团体协

<sup>33</sup> 截至 2018 年 11 月, 金额约为 276 300 美元。2011 年, 上述金额为 1 230 万美元。

调，为朱巴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领导人和指挥官租赁房屋，提供武器、弹药、<sup>34</sup> 车辆和制服等其他装备。因此，Majok 将军成为迄今为止达尔富尔各团体在南苏丹的主要协调人，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军事情报部门领导层。最近几个月，由于影响到苏丹解的经济问题，Majok 与达尔富尔团体的接触较为有限。然而，Majok 仍然是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安全机构中的关键顾问，他在解决苏丹解/瓦希德派的 Abbas Khmis 内部事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说明了这一点。

113. 主要的特别行动股人员包括 Denis Lomoro 少校(Majok 的副手)以及 William Mac 和 Charles Juma(两人都负责财务)。Athian Deng 上尉负责特别行动股在西加扎勒河地区(包括罗尔州)的活动，是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战地的关键联系人。

图 15

Akol Majok Nyigan 少校照片



来源：保密

图 16

Athian Deng 上尉照片



来源：保密

<sup>34</sup> 据报道，该股在地面部队的兵营里有自己的仓库。

图 17  
Denis Lomoro 少校照片



来源：保密

## 七. 军备和军备控制

### A. 违反武器禁运

#### 1. 正义与平等运动持不同政见者团体

114. 2018 年 4 月，一些正义与平等运动人员离开了南苏丹的团体，于 6 月抵达朱奈纳(西达尔富尔)，与苏丹政府谈判以达成安全安排。他们带着 14 辆车(13 辆装有炮的丰田兰德酷路泽和一辆两厢丰田海拉克斯)和大量武器，交给了苏丹武装部队。专家小组知道，这些装备是作为和平倡议的一部分运入达尔富尔的。但从技术角度看，这违反了武器禁运。7 月 2 日，专家小组在苏丹武装部队朱奈纳的一个基地视察了车辆和武器。武器列于下表。

便携式防空导弹	高射炮	机枪	火箭发射器	无后坐力炮	突击步枪
9K38Igla (SA-18)	23 毫米 ZU-23-2	56H 型机枪	107 毫米 63 型	SPG-9	56-1 型
	14.5 毫米 KPV	54 型	69 型	65 型	56 型
		Khawad	Sinnar		58 型
		M80 型			MPi-KM
		PKM 型			AKM
		MG 型			AK-47
					M22
					MPi-AKM7

以下是专家小组拍摄的这些武器的各种图像。

23 毫米 ZU-23-2 高射炮



73 毫米 SPG-9 无后坐力炮



63 型 107 毫米多管火箭炮



## 12.7 毫米德什卡重机枪



## 9K38 Igla (SA-18)便携式防空导弹



115. 这些武器大部分很陈旧，在该地区常见，难以追查。然而，有几件装备值得注意，显示了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如何获取武器，特别是 9K38 Igla (SA-18)便携式防空导弹(这些团体通常没有这种先进武器)。根据其标记，该武器是东欧某国 1994 年生产的。<sup>35</sup> 可信的假设是正义与平等运动从南苏丹苏人解得到了这件装备。两名前苏人解军官向专家小组宣称，苏人解向达尔富尔反叛团体运送了多件 9K38 Igla。他们说这些武器是苏人解通过邻国从东欧购买的。这些武器对达尔富尔团体的用处有限，因为苏人解没有向他们提供相关的培训。

116. Khawad 机枪(苏丹制造的德什卡重机枪复制品)，序列号 11-0206，也值得一提。序列号表明这件武器可能是苏丹军备工业 2011 年制造的。2012 年，冲突军备研究所检查了苏人解-北方局手中两挺序列号临近 11-0206 的 Khawad 枪，苏人解-北方局报告称这些武器是从苏丹政府手中缴获的。这表明正义与平等运动

<sup>35</sup> 针对专家小组的信息请求，俄罗斯联邦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表示，由于没有制造标记而且生产年份久远，无法确认该武器是否是在俄罗斯联邦生产的，也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的 Khawad 枪来自同一批，是在类似情况下获得的，极有可能是在苏丹革命阵线联盟(正义运动和苏人解-北方局是联盟成员)与苏丹政府之间的冲突中获得的。<sup>36</sup>

## 2. 南苏丹政府

117. 达尔富尔反叛团体和苏人解的前成员告诉专家小组，自 2011 年以来，南苏丹政府向驻扎在南苏丹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正义与平等运动、苏解/米纳维派和苏解/瓦希德派)提供了军事装备(机枪、火箭榴弹、AK47、弹药等)、丰田兰德酷路泽车和后勤供应(制服、燃料和食品)。这种支持大约两年前减少，部分原因是南苏丹的经济问题。目前，当苏人解和地方当局动员达尔富尔反叛团体开展行动时(大部分在罗尔州)，这些团体获得少量弹药、燃料和食品。消息来源还向专家小组报告说，从 2011 年到至少 2015 年，南苏丹在坦克操作、情报、火炮、防空、无线电通信和近身保护等各个领域为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团体的一些成员提供了军事训练。在几个地点举办过训练班，包括朱巴的苏人解 Belpham 营地、延比奥(Gbudue 州)附近的苏人解营地和罗尔州的一些地点。

118. 同样的消息来源称，在同一时期，达尔富尔反叛团体的一些成员在苏人解的掩护下，在乌干达接受了乌干达军方的军事训练。苏人解在派往乌干达接受训练的苏人解部队中安插了一些达尔富尔反叛分子。消息来源声称，乌干达政府对此知情，当时与苏丹政府关系复杂。这些行为构成了南苏丹对武器禁运的违反。

## 3. 苏丹政府

119. 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要求根据该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核准苏丹政府将军事装备转移到达尔富尔的任何行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政府继续在没有征求委员会核准的情形下转移军事装备。在前往达尔富尔途中，专家小组多次看到从飞机上卸载军事装备。在与专家小组举行的各次会议上，苏丹政府证实向达尔富尔转移了军事装备。这些转移军事装备行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决议第 1591(2005)号决议的规定。

120. 苏丹政府向专家组提供了一份关于军事装备和部队进出达尔富尔的说明。苏丹政府在解释时提及安全理事会第 2363(2017)号决议第 15(a)段，<sup>37</sup> 指出政府负有保护达尔富尔各地平民的首要责任。在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与专家小组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苏丹武装部队联席参谋长向专家小组确认，增加军事存在是为了确保达尔富尔的安全。在 10 月 24 日与专家小组举行的会议上，快速支援部队首领 Hemmeti 将军也确认在达尔富尔各地部署了快速支援部队。在与其装备一起转移到达尔富尔之前，快速支援部队成员曾经在达尔富尔以外的地方接受训练，其中一些在喀土穆接受训练。

121. 2018 年 4 月，在一次专家小组也出席的与委员会主席举行的会议上，国家协调机制强调，苏丹政府无法在没有装备武装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的情况下保护

<sup>36</sup> 专家小组谨感谢 Warren Melia 和冲突军备研究所的协助。

<sup>37</sup> 第 15(a)段开头的表述如下：“……不妨碍苏丹当局承担保护平民、保护达尔富尔各地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首要责任……”。

达尔富尔的平民。它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2 条，并提到保护其与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国际边界的必要性，作为将军事设备转移到达尔富尔的进一步理由。<sup>38</sup> 当局认为，苏丹政府必须将武器转移到达尔富尔境内才能履行其国内和国际承诺，因此，安全理事会实施的武器禁运应予以取消。

## B. 进攻性军事飞越和政府活动

12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收到未经证实的可靠信息，即 2018 年 5 月和 6 月期间苏丹武装部队在下杰贝勒迈拉部分地区进行了军事飞越和轰炸行动。专家小组未能证实这些信息。但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收到了来自不同独立来源的消息，反映苏丹武装部队在卡斯和戈罗附近的萨伦等地区进行重炮轰击。<sup>39</sup> 在一些情况下，有报告称出现平民伤亡。专家小组在若干次会议上、包括在与苏丹武装部队参谋长举行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一问题。苏丹政府承认，它可能在杰贝尔马拉对武装反对派进行了报复性袭击，但一直否认使用重型火炮。

## C. 武装团体用以进入达尔富尔的车辆

123. 武装团体在达尔富尔和该区域使用的宝贵资产之一是车辆，通常是 4x4 丰田汽车，车上装有机枪等轻型武器。鉴于达尔富尔的地形，这些车辆对武装团体和机会主义犯罪团伙极为可靠有用，其中一些团体/团伙参与偷运移民等活动。专家小组已记录这些团体采购车辆的方式(见 S/2017/1125，第 149 段)。总部设在阿曼的一家公司(Saud Bahwan Automotive)处理了掌握在达尔富尔各武装团体手中、由专家小组进行检查的大部分车辆。尝试从该公司获取进一步信息，但没有成功。<sup>40</sup>

## D. 苏丹政府的武器收缴运动

124. 武器收缴运动由 2017 年第 419 号总统令启动，该法令设立了负责收缴武器和未登记车辆的高级委员会。2017 年 8 月，这项运动以自愿上缴阶段开始；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这项运动进入强制收缴阶段，并将持续到 2020 年。

125. 在实地，这些行动由苏丹武装部队、警察、快速支援部队和国家情报和安全局组成的联合部队领导，他们在进行有针对性的住宅搜查之前封锁了相关区域。2018 年 6 月 20 日，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告诉专家小组，迄今已收缴 65 547 件武器：东达尔富尔 11 060 件、中达尔富尔 11 622 件、西达尔富尔 12 070 件、南达尔富尔 21 135 件、北达尔富尔 9 560 件。<sup>41</sup> 根据苏丹政府的说法，收缴的武器由苏丹武装部队后勤部储存；其中状态良好的武器分发给安全部队，其他的武器已被销毁。<sup>42</sup>

<sup>38</sup> 见主席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20 日访问苏丹的报告第 12 段。

<sup>39</sup> 这些信息来自与流离失所者、驻达尔富尔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在达尔富尔工作的其他国际工作人员进行的约谈。

<sup>40</sup> 有关经该公司处理的车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件 11。

<sup>41</sup> 苏丹政府没有向专家小组提供 6 月以后的最新数字。

<sup>42</sup> 没有关于达尔富尔境内武器的可靠基线数据。大多数观察家指出，达尔富尔境内有数十万件武器。

126. 根据各方说法，收缴武器运动促进改善了达尔富尔的安全环境，尤其是城镇和主要道路的安全环境。曾经在城区周围晃悠的武装民兵不再那么容易看到，大多数非法检查站已被拆除。这种改善只在一定程度归功于武器数量的减少，因为已收缴的武器数量一直相对有限。改善的主要原因是，作为收缴武器运动的一部分、在主要城镇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此举使得民兵和武装人员不那么热衷于到处自由活动；另外一个原因是武器收缴运动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一般性理解，即苏丹政府现在决心打击平民持枪行为。

127. 然而，许多个人和武装部落似乎不是交出武器，而是设计了藏匿策略。据报，在农村地区收缴的武器寥寥无几。许多人倾向于更谨慎地使用武器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武器的使用，将武器藏在武器储存处或将武器留在家中。据报，一些武装部落，如与中非共和国交界地区的法拉塔(Fellata)部落，已暂时将最重要的武器交给本部落在邻国的其他成员，以逃避武器收缴运动。此外，某些部落，特别是那些支持苏丹政府针对苏解/瓦希德派采取军事行动的部落，似乎并没有成为武器收缴运动的针对对象。

#### E. 快速支援部队和民兵

128. 苏丹政府应用武器收缴运动重新确立其对民兵的权威。在达尔富尔冲突期间，苏丹政府严重依赖达尔富尔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部落民兵来打击大多数非阿拉伯人的叛乱。历届准军事机构(如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防卫队和后来的快速支援部队)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组建。然而，其中的很多部队后来难以控制(如穆萨·希拉勒的情况所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变成对苏丹政府权威的主要挑战。此外，苏丹政府正日益过于依赖特定选民——达尔富尔的阿拉伯人——来保障自身的安全。

129. 如今苏丹政府相信叛乱分子只构成有限威胁，因此似乎已经重新评估其对民兵的立场并决定控制它们。武器收缴运动迫使一直控制某些城市地区(如卡布卡比亚)并为非法检查站配备人员的一些民兵离开这些地方，行动变得更加谨慎。此外，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苏丹政府解散了纪律通常比较涣散、地位不明确的边防卫队，目前正在将其成员编入比较正规化的快速支援部队。<sup>43</sup>

130. 苏丹政府还致力于使快速支援部队成为一支更加专业化的常规部队，同时又不丧失其战术优势(流动性、速度、灵活性)。2017年1月，根据一项议会法案，将快速支援部队编入苏丹武装部队。为了削弱该部队的“达尔富尔阿拉伯人”特征，招募工作扩大到达尔富尔的非阿拉伯族裔<sup>44</sup>以及达尔富尔以外的部落。现在还提供更全面、时间更长的培训，并更严格地执行内部纪律。国家情报和安全局和苏丹武装部队的军官也已被编入快速支援部队，以提高该部队的专业程度(据报也是为了遏制 Hemmeti 将军的影响)。据报，由于实行了这些改革，与其早

<sup>43</sup> 第一批前边防卫队成员于2018年10月编入快速支援部队。

<sup>44</sup> 包括整编叛军中的叛逃者，例如2014年Mohamedein“Orkajor”的苏解-米纳维派分子和2017年一度驻扎在Ain Siro的苏解-瓦希德派分子。

些年到处搞破坏相比，快速支援部队的总体行为有所改进。<sup>45</sup> 但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仍然有报告(见下文第八节)。

#### F. 达尔富尔作为该区域的武器来源

131. 达尔富尔仍然是邻国外交战方的武器来源。参与利比亚冲突的一些武装团体从达尔富尔境内、特别是从北达尔富尔库图姆/卡布卡比亚地区的阿拉伯民兵成员那里购买了一些武器和弹药(如 12.7 毫米机枪)。例如，乍得当局向专家小组指出，2018 年下半年，他们在东乍得 Kariari 难民营(主要由达尔富尔的扎格哈瓦族难民居住)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武器储藏处。这些武器来自达尔富尔，将发送给利比亚境内的乍得反叛分子。<sup>46</sup>

132. 2018 年，驻扎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的一些前塞雷卡派别也从达尔富尔民兵那里获取一些武器。达尔富尔境内的武器收缴运动似乎加剧了从达尔富尔到邻国的武器走私活动，因为该运动迫使一些达尔富尔武装分子迅速卖掉过剩武器。<sup>47</sup>

#### G. 跨境活动

133. 比如，在乍得和苏丹，各族裔长期以来一直有着跨边境共同生活和彼此不断互动的传统。这意味着，从历史上看，这些人跨境流动，但并不是为了正式消灭对方。这些流动往往不为人知，因为苏丹和乍得、利比亚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的大部分边境是无人防守的。尽管在当地和区域层面开展了各项努力，但苏丹国际边界的管理和监测继续对苏丹政府构成巨大挑战。苏丹与乍得、利比亚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管理松懈的边界一直被投机取巧的犯罪团伙和残余武装团体利用。

134.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战略审查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特别报告(S/2017/437)提到跨境犯罪活动有增加，而缺乏有效警察部队和法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利比亚境内的不稳定和管理松懈的边界导致边界的区域管理仍是苏丹及其邻国面临的一项挑战。跨境犯罪团体继续在该区域行动。

#### H. 有关边境管制的当地和国际努力

13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丹政府屡次告知专家小组，它已通过苏丹与利比亚和乍得的边境沿线部署快速支援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队，加强了边境管理。在其中的一些地区，部署了其他安全部队。<sup>48</sup> 据说这一部署产生了积极影响，包括快速支援部队已缉获武器、违禁品和麻醉品。

136. 2018 年 4 月 24 日和 25 日，苏丹和乍得两国政府就在 2010 年以来实施的联合边界部队框架内改善边境管理在西达尔富尔朱奈纳举行了会议。有两国总统出席的这次会议批准了以下几类建议：(a) 安全和军事合作；(b) 经济、贸易和投

<sup>45</sup> 见“到此为止”计划，金戈威德民兵革新洗面，2014 年(<https://enoughproject.org/blog/new-report-janjaweed-reincarnate>)。

<sup>46</sup> 与乍得当局的会谈，恩贾梅纳，2018 年 10 月。

<sup>47</sup> 与达尔富尔境内各种消息来源的会面。

<sup>48</sup> 与 Hemmeti 将军的会晤，2018 年 10 月 24 日。

资；(c) 社会凝聚力、文化、媒体和青年。在第一类建议项下，两国同意部署更多兵力，并为部队增设一个司法委员会、增加海关和移民官员。7月17日，乍得总统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合并苏丹-乍得联合边界部队和以前设立的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三方边防部队。

137. 2018年5月21日至24日，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在喀土穆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与会者同意成立一个三方联合部队来保护他们的边界。<sup>49</sup> 他们还商定，三国内政部之间开展协调，以控制走私和跨境移民并打击有组织犯罪。三国政府一致同意，鼓励在共同边界沿线生活的游牧部族和平共处，并鼓励三个国家的难民自愿回返。

138. 还开展了进一步的区域努力，以加强合作和改进跨境安全。<sup>50</sup> 这些努力针对贩运人口、走私武器以及走私货物等跨境犯罪活动。如果得到妥善执行，这些举措有助于改善包括达尔富尔边界在内的总体区域安全局势。

## I. 偷运移民

139. 苏丹历来是各种偷运网络推动的非法移民活动的起始点和起始路线。偷运移民已被确定为实现区域和平与稳定的一大障碍。苏丹政府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解决有组织犯罪团伙和犯罪集团偷运人口和货物进出苏丹这一祸害。为此，苏丹政府告诉专家小组，它参与了联合行动，以应对这些挑战。专家小组意识到，苏丹已加入非洲联盟牵头的打击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举措。在喀土穆设立一个区域业务中心，将为该举措提供一个平台和分享信息的资源。

140. 2018年8月，154名移民在前往利比亚的途中在北达尔富尔(El Malha)被快速支援部队拦截。这些移民被拘押在 Al Jeilil 监狱。据报告，从被拘留者那里获得的证词表明，他们是平民，出于教育和经济原因踏上了前往利比亚和可能前往更遥远目的地的征途。快速支援部队强调指出，它遵守国际公约并尊重受害者的权利，但它将这些被拘留者归类为从属于“恐怖组织和消极活动”。这样归类没有为弱势群体提供国际保护，并可能使他们面临进一步的虐待和侵犯行为。有证据表明，受害者没有受到人道主义对待。此外，苏丹政府缺乏适当设施，无法在评估移民身份的同时将移民留在设施内。专家小组要求访问被拘留者，但访问未能进行。

141. Hemmeti 将军强调，他的机构在浩瀚的沙漠地区打击非法移民，并指出他们成功阻止了移民流向利比亚。然而，专家小组注意到，快速支援部队的成员也已被指参与偷运移民。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在 2018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根据对移

<sup>49</sup> “乍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三国首脑会议在喀土穆闭幕”，达班加电台，2018年5月25日。

<sup>50</sup> Mustafa Fetouri, “Will Libya’s newly signed border security agreement change anything?”, Al-Monitor, 8 June 2018.

民、移民偷运者和一些快速支援部队成员的访谈，提供了关于一些快速支援部队成员参与偷运移民的可信的详细资料。<sup>51</sup>

142. 总体而言，苏丹政府已承认，它没有建立数据库来反映积极参与偷渡活动的非法移民或帮派的数量，主要原因是缺乏能力。

## 八. 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

143. 从苏丹政府和各族裔收集的信息表明，达尔富尔部分地区的总体安全局势有了显著改善。然而，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侵犯人权行为、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缺乏以及司法和问责的不到位加剧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有时候，牧民在属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农田上放牧、毁坏庄稼，由此造成的脆弱性和恐惧气氛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据了解，有些人在遭遇抵抗时诉诸暴力。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0月期间发生了152起袭击事件。大多数导致受害者受伤甚至严重受伤的事件是武装袭击者使用枪支以及刀具和棍棒所为。另外，有74起袭击导致受害人死亡。

### A.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及冲突中的性暴力

144. 事实证明，对达尔富尔妇女而言，种植和收获季节是最动荡的时期，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们是劳动队伍的主力。她们继续面临强奸和其他袭击的危险，特别是在她们从事生计活动时。这些袭击大多数以武力进行，造成严重伤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者死亡。专家小组收集的资料以及关于为强奸目的而进行绑架的报告均表明，轮奸主要是武装男子所为，而且正在成为达尔富尔境内日益严重的现象。试图为强奸受害者提供帮助的男子也遭到人身攻击，有时甚至被杀害。这些侵犯人权行为和其他犯罪行为仍然在发生，而且不受惩罚，导致妇女和女童极易受到伤害。在达尔富尔，强奸儿童也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

145. 专家小组获悉，2018年1月至10月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记录了122起案件。面对冲突中性暴力这一祸害，幸存者悲叹施暴者逍遥法外，有时候是因为难以辨认施暴者，这与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所发生的环境有一定联系。在大多数冲突中性暴力事件中，受害者不知道施暴者是谁，因为施暴者一般在黑暗的掩护下或在受害人在农场劳作时侵犯他们。大多数施暴者在有人施救之前或在暴力行为实施之后不久设法逃离现场；施暴者只在少数情况下才受到追查。根据对施暴者的描述，这些施暴者包括平民男子和男童、武装男子、穿着平民服装的民兵团体成员以及包括苏丹武装部队、快速支援部队、边防卫队和警察在内的国家安全部队成员。在杰贝勒迈拉赫也有苏解/瓦希德派成员被点名指认为施暴者。

146. 许多幸存者在遭受不幸后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护理。文化偏见、害怕背负污名以及可能受到进一步伤害等原因导致一些事件没有得到报告。幸存者普遍缺

<sup>51</sup> Jérôme Tubiana, Clotilde Warin and Gaffar Mohammud Saeneen, *Multilateral Damage: The Impact of EU Migration Policies on Central Saharan Routes* (Clingendael, September 2018). See in particular section 3.

乏医疗护理(一些幸存者无法及时获得任何适当的医疗服务),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在整个达尔富尔地区,只有极少数幸存者得到任何形式的心理社会支持,位于法希尔的沙特医院是提供此类服务的唯一机构。

## B. 性暴力幸存者获取司法救助的机会

147. 专家小组感到关切的是,达尔富尔罪行公共检察官和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继续把包括强奸在内的令人发指的性暴力行为归类为简单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冲突中性暴力,尽管犯下这两类罪行的环境和情况截然不同。在这方面,关于特别检察官北达尔富尔办事处已于8月与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成协议的报告是值得欢迎的。根据该协议,考虑到达尔富尔目前的冲突局势和流离失所情况,已报告的发生在家庭环境之外的任何性暴力案件将被归类为冲突中性暴力。

148. 建立功能齐全、训练有素的专业警察机构,在主要地点包括女性人员和法官,有能力及时迅速地调查和适当裁决案件,这是获得和改善诉诸司法机会的必要条件。专家小组注意到达尔富尔各地的问责措施,包括对性暴力犯罪的施暴者进行审讯和判决。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如一些庭审缺乏程序性权利和保障。在有些案件中,当事方没有诉讼代理人。例如,朱奈纳的家庭和儿童法院判处一名19岁的苏丹武装部队成员20年监禁并处3000苏丹镑(71美元)罚款,其罪行是在2018年1月2日强奸一名15岁女童。被告人没有诉讼代理人。

149. 冲突中性暴力和一般性暴力的幸存者有时候在希望获得何种补偿方面没有发言权。法院允许申请由受害者亲属和施暴者达成庭外和解。例如,在4月一名16岁的未成年境内流离失所女孩被一名39岁男子强奸的案件中,法官裁定受害人应就此案寻求庭外和解。在涉及强奸未成年人和明显侵犯儿童权利的其他情况下,亲属不得不让受害者嫁给施暴者。

150. 苏丹政府下设的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局分享了旨在为幸存者提供更好的法律、医疗和心理社会支持的各项举措的相关信息。其中包括下放该局的权力,在达尔富尔各州设置该局的派驻人员,在各营地部署女警官,并改善妇女和儿童诉诸司法的机会。局长指出,该局在确保这些机制渗透到边远地区方面遇到重大挑战。缺乏运营和管理数据库的资金也意味着,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的统计数据和资料只在国家一级得到系统记录。总体而言,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相关的污名化和排斥文化仍然难以改变,从而难以确保各族裔采取适当对策,也难以确保当局及时调查所报告的案件。

## C. 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持久解决方案

151. 《关于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之原则28(E/CN.4/1998/53/Add.2,附件)确认,主管当局的首要义务和责任是创造条件和提供手段,使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安全、有尊严地自愿返回家园或惯常居住的地方,或在该国另一地方自愿重新安置。苏丹政府告知专家小组,将根据以下三个备选方案重整达尔富尔境内流离失所者局势。

### 备选方案 1: 融入收容社区

152. 苏丹政府正计划把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居住区改造为城市住宅。2018 年 11 月 5 日, 北达尔富尔州州长正式启动将北达尔富尔的阿布舒克、萨拉姆和扎姆扎姆难民营改建为提供全面服务的住宅区的项目。第一阶段包括重新安置约 45 000 个家庭, 他们将获得 300 至 400 平方米的土地和所有权证书。州长表示, 当局将努力提供基本服务, 特别是水、卫生、教育、安全和稳定。他敦促境内流离失所者支持该计划, 把住区变为永久居住区, 并补充称, 阿布舒克营地将改称多哈(Doha)。三个营地的负责人就实施新住房计划提出了一整套要求, 其中包括建造学校和清真寺, 并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同样, 2018 年 2 月, 南达尔富尔政府开始将西雷夫营地改造成永久性城镇, 并计划将其命名为“西雷夫市”。

153. 在北达尔富尔, 有关方面向专家小组展示了这些新城市住区计划。但是, 在谈到改造程序时, 一些境内流离失所者代表认为这个过程并非自愿。在包括卡斯在内的若干地方, 流离失所者群体正在抵制改造计划, 因为他们担心失去原有土地。专家小组要求不同的苏丹政府官员就曾经属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原有土地的状况进行澄清, 但未能获得具体答案。

### 备选方案 2: 返回原籍村庄

154. 由于安全局势有所改善, 在苏丹政府的自愿返回和重新安置委员会的支持下, 一些地区已出现自愿返回现象。5 月, 国际移民组织的流离失所跟踪信息总库登记有 12 623 人返回北达尔富尔的不同地区, 其中一些地方被认为是高回返率地区。

155. 但是, 在许多地区, 其他族裔(大多数被消息来源称为“阿拉伯定居者”)继续存在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土地上, 阻碍了后者的回返活动。回返者很容易受到当前定居者的袭击和骚扰, 结果又重新返回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例如, 专家小组收到的报告称, 自种植季节开始以来, 6 月份有九名自愿回返者在南达尔富尔的 Gireida 地区遇害。苏丹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措施往往有限。南达尔富尔司法人员向专家小组提供的理由是, 当局没有收到任何与土地纠纷或破坏农田有关的涉及擅自占用、人身攻击和骚扰的投诉。

156. 快速支援部队承诺在回返地区提供保护。然而, 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不相信快速支援部队, 认为后者与阿拉伯族裔存在亲密关系, 而且快速支援部队的一些成员犯有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其他挑战包括向回返地区提供水、学校和医疗设施等基本服务。

157. 苏丹政府一再指出, 有些人多年前离开原有土地、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这些土地, 导致土地被他人占用。在传统的“哈库拉(hakura)”制度下, 如果某人弃用土地三年或更长时间, 就会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尽管一些达尔富尔人已经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定居, 但他们仍然试图继续在其农田上劳作, 以免失去所有权。

### 备选方案 3: 迁至另一国家

158. 虽然苏丹人拥有在本国境内自由流动的宪法权利，但是，在很少或根本没有资源或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搬到一个全新地方的可行性仍然值得怀疑。据专家小组所知，没有多少人选择这种方案。苏丹经济困难，导致苏丹政府缺乏支持这一备选方案所必须的资源，从而加剧了这种形势。

## D. 难民自愿回返

159. 9 月，苏丹政府、乍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三方委员会决定，恢复苏丹难民 11 月从乍得自愿回返、乍得难民 12 月从苏丹自愿回返的工作。此前曾在 4 月进行了首批难民从乍得自愿回返的工作，当时难民署和难民专员帮助数十名苏丹难民从乍得回返凯卜卡比耶、萨拉夫奥姆拉和科尔诺伊。难民署表示，苏丹回返者获得了一个重返社会援助包和从蒂纳接待中心前往北达尔富尔家乡的交通援助。然而，由于未解决土地问题等各种挑战，难民回返一直非常有限。

## E. 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160. 虽然有些地区的情况据报有所改善，但许多地区农民和牧民之间继续存在紧张关系。在一些地区，经地方行政当局和传统权威调解，作出了各种安排，正在提高社会凝聚力。但是，其中一些安排并不平等。例如，一些回返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为了进入自己的农田，不得不与新的定居者分享他们的收获所得。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在萨拉姆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南达尔富尔州)，地方社区被迫与快速支援部队分享收获，以换取保护或防范攻击风险。总体而言，除非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当前的局势似乎让人们不可能作为唯一所有者进入和耕种他们的农田。

161. 为解决紧张局势，各地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如为放牧牲畜标定迁徙路线和供水点。此外，还有人提议用围栏圈起指定地点，以暂时扣留被发现在农田放牧的牛群和赔偿受损作物。据说奈尔提提实际上已经采取这一做法。

## F. 达尔富尔问题持久解决方案的挑战

16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专家组记录，境内流离失所者社区对苏丹政府为实施持久解决方案制定的机制表示关切。虽然在某些地区，向境内流离失所者分配土地的拟议办法受到欢迎，获得原有土地的问题似乎没有连贯一致地得到解决，而是由各地方行政当局斡旋，以非正式方式达成了各种不同的协议，这些协议的可持续性仍令一些人感到担忧。许多境内流离失所者认为，政府提出的小块分配土地<sup>52</sup> 的商业价值大大低于他们原有土地的价值，原有土地往往面积大而且处于肥沃地区。专家小组还注意到，除农田遭到武装民兵毁坏外，包括杀戮和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力也促使回返者放弃了在某些地区永久定居的计划。此外，境内流离失所的青年对政府构成特别挑战。他们出生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或在年幼时抵达营地，与原籍地联系很少。这类人极有可能不属于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持

<sup>52</sup> 300 至 400 平方米不等，在某些情况下最高为 900 平方米。

久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一点不容忽视。除非为这类人提供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机会，否则他们的需求恐怕得不到满足，使他们沦为处境凄凉的社会成员。总体而言，由于该国整体面临的经济危机深化，专家小组感到关切的是，实施持久解决方案不会产生切实的成果，特别是鉴于在拟设立的新居民区等地缺乏适当安全措施和基本服务，难以确保回返具有可持续性。

## G. 北达尔富尔州新的土地占领

163. 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陷入了一些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其中一个例子是北达尔富尔州 Zuruq 地区的情况。快速支援部队过去两年中已经在当地设立了一个基地。据快速支援部队负责人 Hemmeti 将军称，这样做的目的是控制与利比亚和乍得的边境，为定居创造“有吸引力的环境”，在海湾国家的援助下开发当地，以吸引来自城市的人。<sup>53</sup> 在此过程中，Hemmeti 的 Awlad Mansour 部族成员也在当地定居。这些新定居者由 Hemmeti 的叔叔 Juma Dogolo 率领，此人现已自封为当地酋长。这样的占领据称无视传统土地权利，招致了扎格哈瓦人的抗议，后者将该地区视为本族领土。一部分新的被占领土地(默兹巴特)是苏解/明尼·米纳维派的传统据点。许多扎格哈瓦族境内流离失所者、难民和传统领导人指责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政府进行族裔清洗，并从国外(乍得、尼日尔和马里)引入新的阿拉伯定居者。苏丹媒体的一些文章证实了这种担忧，这些文章声称该地区在历史上属于阿拉伯人。据说扎格哈瓦领导人的所有正式抗议和投诉仍未得到答复。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在该地区已不再派驻力量，专家小组无法证实或反驳快速支援部队和扎格哈瓦人对该地区局势的说法。各种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Zuruq 局势可能会成为重新引发冲突的一个根源。<sup>54</sup>

## H. 对穆萨·希拉勒支持者的镇压

164. 穆萨·希拉勒在 2017 年 11 月被捕，他的许多支持者也被拘留，其中大多是马哈米德阿拉伯人。逮捕穆萨·希拉勒追随者的行动大多由快速支援部队开展。例如，2018 年 11 月，一组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在 Hemmeti 兄弟的率领下突袭了 Ismail Aghbash(穆萨·希拉勒的最高助手)和其他据称是新的马哈米德族领导人反对者的房屋。他们被拘留几天后释放，但数百名穆萨·希拉勒的支持者据报仍被拘留。其中一些人在喀土穆面临军事审判。

## I. 被拘留的战斗人员

165. 8 月，苏解/过渡委员会、苏解/明尼·米纳维派和苏丹政府 2017 年 5 月在达尔富尔发生冲突期间被俘的一名反叛战斗人员死于狱中。苏解/过渡委员会声称，由于“在战斗和遭受酷刑期间受伤的人质受到医疗疏忽”，该团体此后有四名战斗人员死亡。

<sup>53</sup> 专家小组与 Mohamed Hamdan Daglo “Hemmeti” 将军的会谈，2018 年 10 月 24 日，喀土穆；他在苏丹媒体的讲话和访谈。

<sup>54</sup> 在喀土穆、法希尔、恩贾梅纳和开罗与各种消息来源人士的会谈。

166. 专家小组收到报告称，被关押在苏丹不同地点、包括法希尔的 Shalla 联邦监狱和乌姆杜尔曼的 Al Huda 监狱的前战斗人员遭到虐待。其中包括不进行适当体检和不提供适当医疗照顾，即使在紧急状况下也是如此。此外，被拘留者申请家人探访以及国家和(或)国际组织接触这些人的要求据报都未获准。

167. 专家小组获悉，一些被拘留者于 2017 年 12 月首次被带到法院，但自此之后，法院并未就危害国家、恐怖主义、破坏宪政秩序和非法拥有武器等罪名指控作出判决。还据称，与宪法规定相反，法院程序权利的保障未得到尊重，因为在法院审理期间，没有一名被拘留者有法律代表。<sup>55</sup> 专家小组 2018 年 10 月提出探访被拘留者的要求未能实现。

## 九. 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 A. 会员国的执行情况

168. 专家小组继续监测会员国执行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措施的情况，并致函会员国寻求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最近，匈牙利 2018 年 7 月 10 日通过普通照会向委员会主席提交了执行情况报告(见 [S/AC.47/2018/1](#))。<sup>56</sup> 专家小组指出，许多会员国尚未提交执行情况报告，因此小组无法评估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

### B. 苏丹政府的执行情况

169. 苏丹政府尚未提交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执行情况报告。苏丹政府在 2014 年答复专家小组的一项要求时，曾表示无法执行资产冻结措施(见 [S/2015/31](#)，第 28、208 和 214 段)。2017 年 6 月，专家小组要求苏丹政府提供关于该问题的任何最新资料(见 [S/2017/1125](#)，第 184 段)。此外，2018 年 10 月，专家小组要求苏丹政府向其通报为查明和冻结被指认人员的资产所采取的步骤和制定的措施。两名被认定人员，即 Musa Hilal Abdalla Alnsiem(固定编号 SDi.002)和 Gaffar Mohammed Elhassan(Sdi.001)目前在苏丹。Musa Hilal 被苏丹政府拘押。2018 年 10 月与国家协调机制在喀土穆会谈时再次向苏丹政府提出了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问题。政府没有就这一问题提供任何答复。

170. 由于苏丹在关于 4 名被指认苏丹人员的资产冻结问题上缺乏合作，执行这项措施仍然困难。

### C. 旅行禁令调查正在进行

171. 2014 年和 2017 年，专家小组曾就 Musa Hilal Abdalla Alnsiem(固定编号 SDi.002)和 Jibril Abdulkarim Ibrahim Mayu(SDi.004)在 2011 至 2014 年期间对乍得的访问，要求乍得政府审查某些可能违反对两人的旅行禁令的情况([S/2017/1125](#)，第 188 段)。专家组已再次请乍得政府提供所要求的信息。小组还得到可靠消息

<sup>55</sup> 2005 年，苏丹政府设立达尔富尔事件特别刑事法庭，以审判在达尔富尔实施的国际罪行，包括大规模攻击平民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sup>56</sup> 见 [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1591/implementation-reports](http://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1591/implementation-reports)。

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Jibril Abdulkarim Ibrahim Mayu(SDi.004)在乍得。政府专家小组已要求乍得政府确认同样的情况。

#### D. 更新被指认人员的识别资料

172. 四名个人受到安全理事会第 1672(2006)号决议第 1 段的制裁。专家小组的任务是提供四名被指认人员的最新资料，他们是 Adam Shareif、Jibril Abdulkarim Ibrahim Mayu、Musa Hilal Abdalla Alnsiem 和 Gaffar Mohammed Elhassan。三名名单所列人员(Shareif、Jibril Abdulkarim Ibrahim Mayu 和 Musa Hilal Abdalla Alnsiem)的资料已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修正和更新。<sup>57</sup> 小组继续收集这四名被指认人员的新资料。

### 十. 达尔富尔武装团体的资金筹措

173. 专家小组审查了达尔富尔各团体的各种筹资来源。南苏丹自独立以来，曾是支助和维持达尔富尔各团体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南苏丹陷入本国内战和各种问题，不再是资助或支持达尔富尔各团体的主要来源。过去几年中，利比亚已成为达尔富尔各团体一个重要的筹资来源。利比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让达尔富尔各派人员有机会参与利比亚武装冲突，以换取金钱、武器和装备(加下文第 180 至 182 段)。

#### A. 在达尔富尔的反叛团体

174. 苏解/瓦希德派是唯一在达尔富尔内部开展活动的达尔富尔运动，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杰贝勒迈拉地区。苏解/瓦希德派从达尔富尔内部获取大量收入，同时在利比亚和南苏丹也有活动。苏解/瓦希德派在达尔富尔的筹资活动如上文第 55 至 58 段所述。

#### B. 在南苏丹的反叛团体

175. 有关达尔富尔各团体在南苏丹的存在和参与情况见上文第六.B 节。最近几年，向这些在南苏丹的团体提供的金钱、武器、装备和用品支助有所减少。南苏丹这些达尔富尔团体的士气低落，近期有许多人叛逃。在南苏丹的这些团体大多希望投身利比亚内战战场，那里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回报。

##### 1.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176. 苏解/瓦希德派目前主要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活动，包括其军事基地周边的农业活动。其中一些农产品用于部队消耗，很大一部分(西红柿和洋葱)则用于销售和出口。苏解/瓦希德派从事南苏丹境内和前往乌干达的运输业务，控制着一些卡车和汽车。南苏丹的 Abdul Hafiz Zubeir 和坎帕拉的 Abdu Sami Zubeir 负责掌管钱财和在南苏丹的商业业务。两人是兄弟，与阿卜杜勒-瓦希德家族有关。在乌干

<sup>57</sup> 见 [www.un.org/press/en/2018/sc13248.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8/sc13248.doc.htm)。

达和南苏丹之间开展贸易活动。苏解/瓦希德派还定期在南苏丹朱巴、马班、马拉卡勒、Faluj(帕洛伊奇)等城镇做生意的富尔商人中征求捐款。

177. 近年来，南苏丹当局一直在限制苏解/瓦希德派在南苏丹的活动。最近苏解/瓦希德派指挥官阿巴斯·哈米斯在朱巴被逮捕和拘留的事件(见附件 10)令南苏丹当局感到不满，苏解/瓦希德派在南苏丹开展商业活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 2. 正义与平等运动派别

178. 正义与平等运动派别一直在 Raja 镇一带为洛尔州长 Rizig Zakaria Hassan 提供安保支助，作为他的私人保安开展行动。苏人解有时也要他们帮助开展一些对苏人解反对派团体的行动。作为回报，他们获得资金援助以及武器、制服和用品。

## 3. Al Nur Abakar Idris 在南苏丹瓦乌遭到暗杀

179. Al Nur Abakar Idris 是一名成功的达尔富尔扎格哈瓦商人，在瓦乌运营，他与苏解/明尼·米纳维派有关联。他在瓦乌的 Jou 和 Hajar 两个市场有店铺，从事销售家用电子产品、发电机、房地产和租赁建筑物等业务。Al Nur Abakar 一直支持在南苏丹的达尔富尔社区以及达尔富尔各反叛运动。他与明尼·米纳维有关联并且在苏解/明尼·米纳维派中担任正式职务，但密切参与资助和支持所有达尔富尔武装团体。他与南苏丹政府高级领导人和官员也关系密切。2018 年 5 月 4 日 Al Nur Abakar 在住所外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在南苏丹的达尔富尔社区内部的争端和竞争可能是他遭到暗杀的原因之一。Al Nur Abakar 的死亡令瓦乌的达尔富尔社区士气低落，将对南苏丹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行动造成不利影响。

图 18

Al Nur Abakar 的照片



资料来源：保密

## C. 在利比亚的达尔富尔团体

### 1. 雇佣军活动

180. 利比亚内战和利比亚各派别之间为控制领土和石油的斗争让达尔富尔各团体有机会参与其中并谋取利益。利比亚各派现金充裕，但缺少战斗人员，力求从别处获得这些人员。达尔富尔各团体在利比亚作为雇佣军存在，谋求获得金钱、武器和装备。达尔富尔各团体与利比亚各派别之间的结盟往往并非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方便和获得最有利的交易。达尔富尔各团体有时会改变阵营。人们还注意到，在达尔富尔合作的达尔富尔反叛团体有时支持相互对立的利比亚派别。

181. 各武装团体的报酬取决于他们与利比亚武装团体达成的协议。在有些情况下，一个由 10 名战斗人员组成的团体获得了利比亚方面提供的一辆车及武器。一些拥有车辆和武器的战斗人员团体据报每辆车每月可获得 5 000 美元酬劳。开展进攻行动的酬劳高于守卫设施的酬劳。在袭击成功后，战斗人员被允许保留他们收缴的车辆和财产。据消息来源称，利比亚交战方的中介和代理人为利比亚派别征募一名新兵支付最高 3 000 美元。据反叛分子消息来源称，班加西防卫旅曾向几个达尔富尔团体(包括正义与平等运动和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里的人员)支付酬劳，换取他们支持班加西防卫旅 2017 年 3 月进攻利比亚国民军控制的石油新月地带。这次付款据报有数百万利比亚第纳尔，是通过一个同样参与该行动的乍得反叛团体支付的，该团体在袭击前收受班加西防卫旅的现金并与达尔富尔各团体分享。

182. 苏解/瓦希德派已从参与利比亚冲突中受益。根据专家小组收到的证词，该团体最近获得了大约 20 辆车，以换取其服务。专家小组获悉，在利比亚的苏解/瓦希德派向杰贝勒迈拉的苏解/瓦希德指挥官发送了一些资金。

## 2. 犯罪活动

183. 专家小组收到的资料表明，除了为利比亚各派别充当雇佣军战斗人员外，一些达尔富尔团体还开展为偷运移民者提供保护和通道、绑架勒索、走私武器、毒品和汽车以及对商业车辆收取通行费等活动。他们与利比亚和乍得当地的犯罪团伙联合开展这些活动。据一个反叛分子消息来源称，一些在利比亚南部活动的达尔富尔反叛分子有时与一名名为 Abdelaziz Tayara 的苏丹扎格哈瓦族偷运移民者和拜尼沃利德一名名为 Mohamed al-Muzri 的利比亚偷运移民者合作，为他们的苏丹或利比亚边境前往塞卜哈的车队提供护送。

184. 据各种当地消息来源称，在利比亚南部，一些达尔富尔反叛分子还在沙漠地区进行巡逻，拦截移民和毒品贩运者的车队。然后他们对车队征税后才允许车队继续行进，或者缴获并转卖货物。他们有时与其在当地的塔布族保护者联手开展这样的行动，后者了解贩运路线，抽取达尔富尔人的一部分收益。例如，据各种消息来源称，2016 年底，Abdallah Bashar Jeli “Janna” 的一些追随者在利比亚南部拦截了一辆载有毒品的车。他们将缴获的麻醉品卖给了贩运者，用所得收入购置了三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并将这些车辆带到了利比亚。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临时、随机的活动。据消息来源称，达尔富尔反叛团体大多缺乏知识和人脉，不能固定地融入贩运网络。

## 3. 从利比亚向达尔富尔走私车辆

185. 尽管苏丹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打击走私汽车，缉获这些汽车、征收关税并处以其他罚款和处罚，但专家小组获悉，从利比亚向北达尔富尔走私汽车的活动仍在进行。这些汽车通常以卡车运载，通过马勒哈入境。但是，走私者为了躲避政府机构，往往穿过沙漠将这些车辆开到北达尔富尔。利比亚的走私者用石油支付这些汽车的费用，这些汽车在进入利比亚后的三个星期内进入达尔富尔。

#### D. 在达尔富尔活动的阿拉伯民兵

186. 各种阿拉伯民兵在达尔富尔开展行动，据称从事绑架勒索、贩运人口、走私武器和毒品、偷窃家畜等犯罪活动。有些阿拉伯团体在杰贝勒迈拉向苏解/瓦希德派销售武器和弹药。

#### E. 公司和商业机构提供收入流

187. 专家小组收到的信息显示，达尔富尔各团体运营企业和公司，并利用从中获取的收入资助和支持各自的活动。苏解/瓦希德派在南苏丹、乌干达和周边国家拥有企业，主要开展贸易和运输活动。这些业务同所有其他与货币和金融有关的事务一样，主要由阿卜杜勒-瓦希德家族的人来处理。南苏丹的 Abdul Hafiz Zubeir 和坎帕拉的 Abdul Sami Zubeir 参与苏解/瓦希德派在南苏丹的商业活动。正义与平等运动和苏解/明尼·米纳维派在欧洲设有公司，在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西非拥有企业，从事贸易活动。用于资助达尔富尔各运动的资金通过承运人、哈瓦拉汇款系统、手机货币和西联公司转移。专家小组正在进一步审查这些设在各国的企业与达尔富尔各团体之间的联系。

#### F. 散居国外者的捐款

188. 达尔富尔各运动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用于收集来自散居国外的达尔富尔人的捐款，支持他们在达尔富尔的武装斗争。目前，除苏解/瓦希德派以外，这些运动已不在达尔富尔活动。苏解/瓦希德派向散居国外的富尔人募捐。这些捐款过去数额很大，但随着散居国外者对于这些运动失去信心和热情，捐款已经减少。

## 十一. 建议

#### A. 对委员会的建议

189. 专家小组建议委员会审议专家小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1(2005)号决议第 3(c)段提供的案情说明。

190. 专家小组注意到，苏丹政府官员定期出席专家小组与非政府对话者举行的一些会议。这干扰了专家小组的独立性，使专家小组不能与一些对话者会谈，也给消息来源人士造成某些保护方面的风险。专家小组建议主席致函苏丹政府，建议政府给予专家小组合作，充分尊重其独立性和调查任务。

191. 委员会应鼓励苏丹政府根据《快速支援部队法》，将快速支援部队全面转变为一支专业、包容和可问责的部队。

192. 委员会应鼓励苏丹政府和捐助方为《多哈文件》执行后续行动委员会和其他机构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必要资源。

193. 委员会应建议苏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就性暴力行为和保护妇女和女童提供能力建设和培训，并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法律、医疗和心理社会支持。

194. 委员会应鼓励苏丹政府迅速向边远地区扩展国家权威，特别是警察和司法机构的权威，以便人们获得诉诸法律的机会。上述机构还应获得充足的装备和资源，有能力独立工作，开展调查，并将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人绳之以法。

195. 专家小组回顾其以往关于这一主题的建议，重申委员会不妨敦促苏丹政府和会员国建立机制(例如加强边界和护照管制)监测和执行对被指认人员的旅行禁令。

196. 专家小组回顾其以往关于这一主题的建议，重申委员会不妨敦促苏丹政府和会员国对被指认人员和实体实施资产冻结。

197. 委员会应敦促会员国与专家小组充分合作，及时回复索取信息的要求。

## **B. 对安全理事会的建议**

198.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敦促利比亚交战各派停止与达尔富尔武装团体合作。

199. 会员国应支持喀土穆区域业务中心及类似的区域倡议，这是为建设和平、管理边境和应对偷运移民等贯穿各领域的挑战而采取的整体和综合办法的一部分。

## Annex 1 — Mandate and Methodology

### Mandate

In paragraph 7 of resolution [1556 \(2004\)](#), the Security Council mandated all states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sale or supply, to all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ncluding the Janjaweed, operating in the states of North Darfur, South Darfur and West Darfur, by their nationals or from their territories or using their flag vessels or aircraft, of arms and related materiel of all types, includ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military vehicles and equipment, paramilitary equipment, and spare parts for the aforementioned, whether or not originating in their territories.

In paragraph 8 of the resolution [1556 \(2004\)](#), the Council further mandated all states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event any provision to the non-governmental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dentified in paragraph 7, by their nationals or from their territories of technical training or assistance related to the provision, manufacture, maintenance or use of the items listed in paragraph 7.

In paragraph 7 of its resolution [1591 \(2005\)](#), the Council extended the arms embargo to include all parties to the N'Djamena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any other belligerents in the aforementioned areas in Darfur.

In its resolution [2035 \(2012\)](#), the Council extended the reference to the three states of Darfur to all the territory of Darfur, including the new states of Eastern and Central Darfur created on 11 January 2012.

The enforcement of arms embargo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Paragraph 10 of the resolution [1945](#), by imposing the condition of end user documentation for any sale or supply of arms and related materiel that is otherwise not prohibited by resolutions [1556](#) and [1591](#).

In paragraphs 3 (d) and 3 (e)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the Council imposed targeted travel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on designated individuals (the listing criteria were further extended to entities in resolution [2035 \(2012\)](#)), to be designa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591 \(2005\)](#),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eria set out in paragraph 3 (c) of that resolution. In its resolution [1672 \(2006\)](#), the Council designated four individuals.

The Panel operat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establish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1591 \(2005\)](#). The mandate of the Panel, as set out in resolution [1591 \(2005\)](#), is:

- a- To assist the Committee in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arms embargo;
- b- To assist the Committee in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rgeted travel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and
- c-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ttee on actions that the Security Council may want to consider.

In its resolution [2340 \(2017\)](#) and preceding resolutions, the Security Council also requested that the Panel:

- d-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aragraph 10 of resolution [1945 \(2010\)](#) in quarterly updates;
- e- Continue to coordinate its activities, as appropriate, with the operations of the UNAMID, with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promote a political process in Darfur, and with other Panels or Groups of Experts, establish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s relevant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mandate;

- f- Assess in its first and final reports;
- g- Progress towards reducing violations by all parties of the measures imposed by paragraphs 7 and 8 of resolution [1556 \(2004\)](#), paragraph 7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and paragraph 10 of resolution [1945 \(2010\)](#);
- h- Progress towards removing impediments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reats to stability in Darfur and the region;
- i-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or violations o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ose that involve attacks on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and violations and abuses against children; and
- j- Other violations of the above-mentioned resolutions;
- k-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information on those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meeting the listing criteria in paragraph 3 (c)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 l-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financing and role of arm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groups in attacks against UNAMID personnel in Darfur, noting that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planning, sponsoring or participating in such attacks constitute a threat to stability in Darfur and may therefore meet the designation criteria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3 (c) of resolution [1591 \(2005\)](#); and
- m- Investigate any means of the financing of armed groups in Darfur.

### **Method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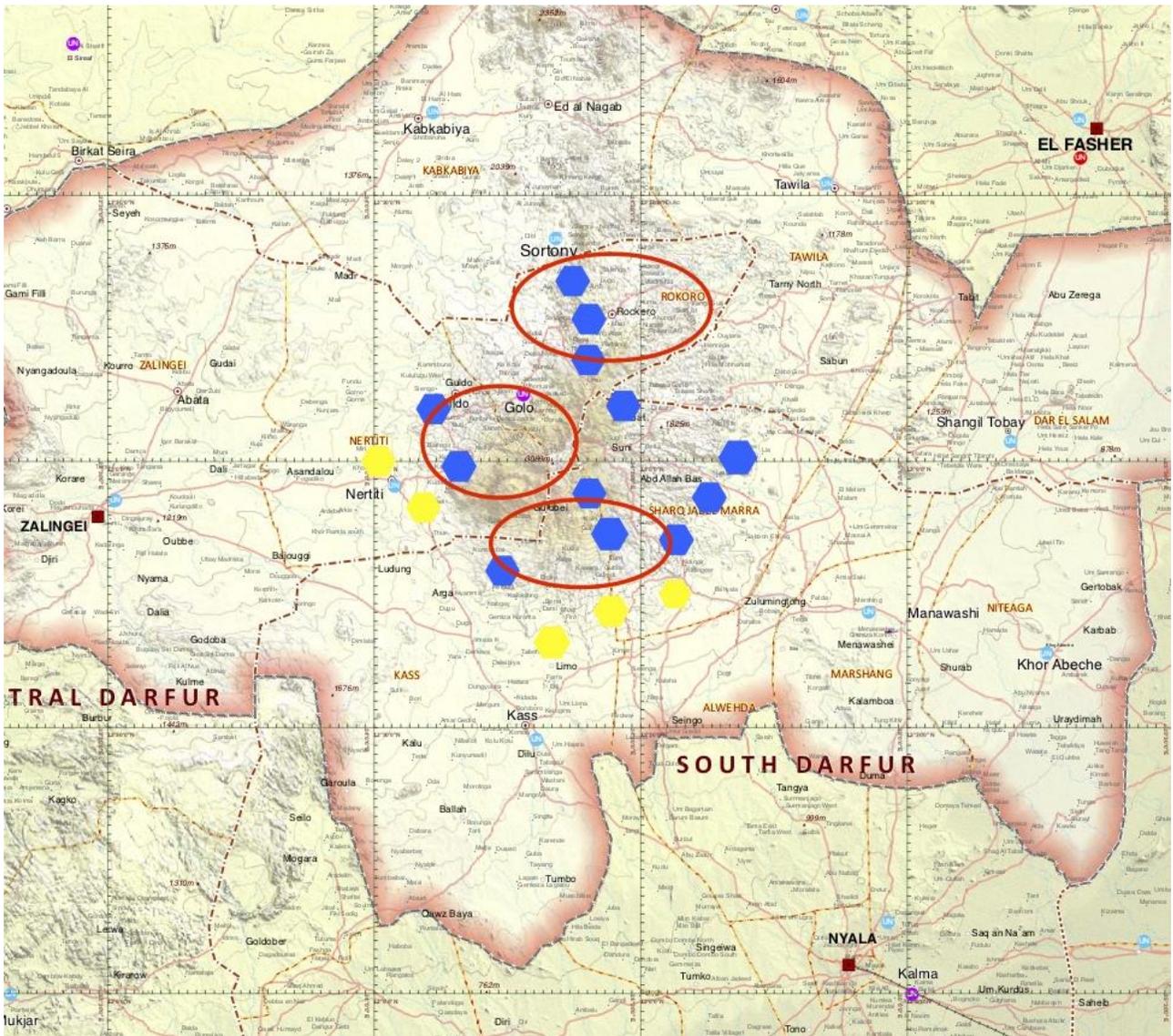
The Panel followed a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methodology underpinned by the maintenance of transparency, objectivity,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It worked in full conformity with the best practices and methods recommended by the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General Issues of Sanctions (see [S/2006/997](#)). Emphasis was placed on adherence to standards regarding transparency and sources, documentary evidence, corroboration of independent verifiable sources and providing the right of reply to interlocutors. The Panel based its reasoning on a balance of probability to ascertain that a reported fact or piece of information can be substantiated on the basis of credible sources or verifiable evidence. The Panel has collected information on incidents and topics from multiple sources, with first-hand knowledge of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report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during the Panel's visits to Sudan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March to December 2018. The Panel met with a wide range of interlocutor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GoS), foreign Governments, the African Union-United Nations Hybrid Operation in Darfur (UNAMID), armed grou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bodie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the Panel has had regular exchanges with the UN Panel of experts on CAR, Libya and South Sudan,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rossborder aspects of the Darfur file and of the Sudan sanctions regime.

The Panel has retained the terms used in previous reports, as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arfur conflict and by most interlocutors. We define as "militias", armed groups which are neither part of the rebellion nor have any official governmental status. We define as "rebel groups", armed groups with an anti-government agenda.

## Annex 2 — Conflict dynamics in Jebel Marra



SLA/AW

Arab militias

Area of clashes

### Annex 3 — Transcript of a SLA/AW internal document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vement's Public Finance Office

*Translated from Arabic*

Sudan Liberation Army movement

General Command

Office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No. *mim*

No. *mim/qaf/ayn*

To: Office of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movement, General Harran

Subject: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Finance Office in the liberated territories

With regard to the above subjec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instructions, I,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Sudan Liberation Army, have established the Office of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Finance Command and have issued the following decision:

The office shall function for one year. It shall approve a budget every six months and monitor the performanc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designat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nominations shall be made, and direct elections held.

Following 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ublic Finance Office:

1. Uthman Adam Umar Yahya, general commander of public finance
2. Muhammad Ali Taha Abdulghani, deputy [commander] of public finance
3. Abdulaziz Bashir Abu Taqiyah, public finance rapporteur (administration)
4. Al-Tayyib Muhammad Muhammad Ali,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public finance

The heads of the branch finance offices:

1. Yusuf Abdullah Sulayman Muhammad, Martyr Muhammad Hasbullah Brigade
2. Ya'qub Ali Salih, Martyr Ali Dinar Brigade
3. Ahmad Adam Harun Rahamh, Martyr Ali Dinar Brigade
4. Muhammad Ali Khamis Hamid, Martyr Hasan Samu Brigade
5. Siddiq Abdulmawla Abdullah Nayrubi, Martyr Sultan Tayrab Brigade
6. Abdulhamid Abu al-Qasim Arbab (teacher), Martyr Mujahid Brigade
7. Abu Bakr Abdullah Muhammad Sawmit, Martyr Karam al-Din Brigade
8. Adam Harun Muhammad Buway, Martyr Abdullah Karin
9. *To be determined*, Martyr Abu al-Khayrat Brigade A
10. *To be determined*, Martyr Abu al-Khayrat Brigade B

Orders:

1. Control financial resources.
2. Maintain the financial foundations and controls of the movement.
3. Work with other branches of the movement, with a view to ensuring that their needs are met.
4. Audit and develop budgets.

5. Mobilize public finance resources.
6. Control spending in such a manner as to serve the general interest.
7. Identify and distribute resources year-round.
8. With the authorization of command, develop plans to secure funds and regulate financial operations.
9. Establish spending priorities.
10. Secure the sites where funds are held.
11. Maintain clear income and expense ledgers.
12. Ensure that disbursement authorizations are dated and clearly written.
13.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o the entire army, in accordance with instructions from command.
14. Revitalize investment plans.
15. Carry out any other tasks assigned to them.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Commander of the General Command was hereby established.

16 to 18 October at General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Office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ffice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ill be addressed at the next meeting on 30 October 2018.

Revolution, revolution until victory.

Endorsed by

Commander-in-Chief

Abdulqadir Abdulrahman Ibrahim

Gaddura

Annex 4 — Map of Libya (with the place-names name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underlined>).Source: <https://unsmil.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libya.pdf>



## Annex 5 — Transcript of a video interrogation of an SLA-MM commander captured in Libya

*Translated from Arabic*

Question: What is your name?

Answer: My name is Amir Adam [incomprehensible].

Question: What is your age?

Answer: 32 years.

Question: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Answer: I am a Sudanese national.

Question: When did you enter Libya?

Answer: I have been in Libya for one year.

Question: What is your affiliation?

Answer: [Unintelligible] Sudan Liberation Army/Minawi branch.

Question: What is your rank in the movement?

Answer: Huh?

Question: The movement, what is your rank in the movement?

Answer: Major.

Question: Uh-huh. What exactly is it that you do in the movement?

Answer: I am a group commander.

Question: Group commander. You mean that you are in charge of a group?

Answer: Group commander.

Question: When you entered Libya... where exactly did you enter Libya?

Answer: I entered Libya [unintelligible] and headed to Awbari, then I went to Bazimah, then on to Zella and Sarim.

Question: You went to Zella and Sarim?

Answer: Yes.

Question: In which battles did you participate in Libya?

Answer: I participated in battles at Bazimah?

Question: What did you participate in at Awbari?

Answer: At Awbari, I [unintelligible].

Question: When you entered Libya... how many of you were there when you entered Libya?

Answer: Huh?

Question: How many persons entered Libya?

Answer: How many were we?

Question: Yes, how many?

Answer: We had five dead.

Question: No. How many persons entered Libya? How many vehicles and how many persons?

Answer: We entered Libya with 25 vehicles and 300 persons.

Question: 300 persons?

Answer: Yes.

Question: Alright. With which Libyans did you deal?

Answer: In Libya, we dealt with Hajj Husayn.

Question: From where is Hajj Husayn?

Answer: Husayn is from [unintelligible].

Question: Which tribe?

Answer: Tubu.

Question: Who supported you and came to you in Awbari?

Answer: Hajj Husayn.

Question: Anyone else?

Answer: Ali Sidi.

Question: Who is Ali Sidi?

Answer: Ali Sidi.  
Question: What does he do?  
Answer: Ali Sidi said, 'I am the head of southern Libya'.  
Question: Head of southern Libya?  
Answer: Yes.  
Question: Alright. What was the purpose?  
Answer: He said, 'I have problems in southern Libya'.  
Question: Speak louder, speak louder.  
Answer: I have problems in southern Libya, in Awbari, Safa and Kufrah.  
Question: Okay. Alright. You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at Bazimah?  
Answer: I participated in the battle at Bazimah.  
Question: Alright. When they captured you, what vehicle were you driving?  
Answer: A Toyota.  
Question: A Toyota [Land] Cruiser?  
Answer: Yes, a [Land] Cruiser.  
Question: What weapons?  
Answer: A 14.5 [gun].  
Question: What are the weapons for which you have received training?  
Answer: I am trained to use 14.5 [guns] and Dushkas.  
Question: Alright? Where were you trained, exactly? In which region were you trained?  
Answer: I trained in Jebel Marra.  
Question: Where is Jebel Marra?  
Answer: In northern Darfur.  
Question: Northern Darfur?  
Answer: In the Sudan.  
Question: Alright. Did you participate in the battles at Bawabat Abu Zurayq?  
Answer: Abu Zurayq, no I did not participate.  
Question: Did you loot?  
Answer: Abu Zurayq.  
Question: Loot. Loot. Did you or did you not loot?  
Answer: No, I did not loot Abu Zurayq.  
Question: Alright, [unintelligible] stole the vehicle?  
Answer: Yes, at the battle of Tazarbu I had a commander named Muhammad Tubah.  
Question: Muhammad Tubah.  
Answer: Yes.  
Question: [Unintelligible].  
Answer: He stopped the vehicles and had soldiers disembark. He said, 'Inspect these vehicles, the vehicles with [unintelligible]'.  
Question: What did they have with them?  
Answer: [Unintelligible] and took money and telephones from them.  
Question: Were you with him?  
Answer: I was with him, on top of the vehicle.  
Question: Alright. What happened then?  
Answer: We could see far. I was on top of the vehicle.  
Question: Alright. What happened then? Did he steal a larger vehicle?  
Answer: From there we headed in the direction of Zallah. We came across a vehicle on the road. A civilian vehicle. A [Land] Cruiser [unintelligible].  
Question: A [Land] Cruiser [unintelligible]?  
Answer: Yes, [unintelligible] a man, two women and a small child.  
Question: Alright.  
Answer: He made them get out right there, on the road.

Question: He made them get out right there on the road?  
Answer: He told them [unintelligible] here with [unintelligible] he gave them water, then we returned to Bazimah.

Question: You took their vehicle?  
Answer: The vehicle on the road to Zella [unintelligible] in Bazimah.

Question: Very well, very well. Where were you headed originally? Where did you go to in Zella? To whom?  
Answer: Huh?

Question: Where were you quartered exactly in Zallah?  
Answer: We were at a farm in Zella?

Question: Whose farm?  
Answer: The farm of Shaykh Hilal.

Question: Who?  
Answer: Shaykh Hilal

Question: Shaykh Hilal?  
Answer: Yes.

Question: What is his nationality? Libyan?  
Answer: Shaykh Hilal is a Libyan.

Question: Libyan?  
Answer: Yes.

Question: Alright. Who was at the farm?  
Answer: Huh?

Question: Who, who was staying at the farm?  
Answer: The farm! Shaykh Hilal.

Question: Alright. You went to the farm, and who was there? All Saudi Arabians, or were there other nationalities?  
Answer: All Saudi Arabians.

Question: How many?  
Answer: Almost 600 persons.

Question: Alright. How many vehicles were there?  
Answer: 50 vehicles.

Question: What weapons were mounted on them?  
Answer: [Incomprehensible], rocket launchers, Dushkas, 106, RPG 9, and [incomprehensible]

Question: Alright? Where did you get all these weapons?  
Answer: Huh?

Question: Where did you get the weapons and vehicles?  
Answer: They came from the Sud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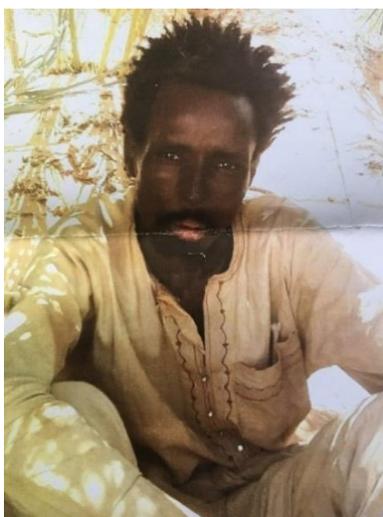
Question: You brought them from the Sudan?  
Answer: Yes.

## Annex 6 — Opportunistic Darfur elements in Libya

1. Various Darfuri elements not aligned with Darfuri armed groups have been engaging in various illegal activities in Libya. For instance, Jibril Ibrahim Abdulkarim Mayu ‘Tek’, who is subject to the 1591 Sanctions regime, is reportedly involved in various criminal activities between Darfur, Libya and Chad. A member of the Liberation Justice Movement (LJM) rebel coalition which signed the DDPD, he suddenly left Sudan for Libya about two years ago.

2. Mubarak Jeli, a former JEM-Dabajo commander who refused to join the DDPD with JEM-Dabajo, is another good example of these former rebels who operate independently in Libya as mercenaries and traffickers. In September 2017, Jeli was captured with his men in southern Libya by the Conseil de Commandement Militaire pour le Salut de la Republique (CCMSR) Chadian rebel group, who proposed to deliver him to the Sudanese authorities (who refused). After a mediation by local Tubu leaders, Jeli was eventually released by the CCMSR.

*Jeli taken by the CCMSR*



3. Abdallah Banda, an ex-JEM commander charged and wanted by the ICC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n attack on African Union peacekeepers in Darfur in 2007, has been engaged in artisanal gold mining in the Kouri Bougoudi area for 2 or 3 years. In November 2018, his team clashed with the CCMSR Chadian rebel group in southern Libya and reportedly suffered heavy losses.

4.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many members of Arab tribes of Darfur work as mercenaries for all the Libyan factions (LNA, BDB, etc). Recruitment has reportedly increased recently. This is partly because in a context where Libyan parties accuse each other of using foreign mercenaries, their Arab ethnicity makes them less noticeable than the mostly black Darfur rebels.

Annex 7 — Internal LNA correspondence on Darfuri rebel auxiliaries  
(Source: Confidential)

الموضوع : حول إفادة  
التاريخ : 21 محرم الحرام 1439 هـ  
الموافق : 2017/10/11 م  
الاشاري : م. م. 14 / 36 / 36

القيادة العامة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رئاسة الأركان العامة  
منطقة سبها العسكرية

3015

إلي / القيادة العامة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أفيدكم بأن القوة المساندة السودانية منتشرة في مناطق الواو وسبها وأم الأرنب وتمسه وهي غير منضبطة وأفرادها يمارسون في أعمال التهريب حيث تم ضبط أحد أفرادها بحوزته مواد مخدرة علي إثر ذلك تهجم فرد آخر من أجل تخليص زميله وحاول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ي سلاح فرد الشرطة العسكرية بالبوابة مما اضطره إلى الرماية علي أرجله أدى ذلك إلي وفاته أثناء إسعافه لتعرضه لنزيف حاد .

تقدم أمر هذه القوة إلى أهل فرد الشرطة العسكرية مطالباً بالفدية أو أخذ الثار من أبنهم وطالبهم بمبلغ مائتان وخمسة وعشرون ألف دينار وتخوفاً من أهل الشرطي علي أبنهم وافقوا علي ذلك وقاموا بدفع مبلغ خمسون ألف دينار كدفعة أولى وطالبوا بمهلة حتى يتمكنوا من تجميع بقية المبلغ .

عليه يرجى أمركم إلى أمر هذه القوة بإلغاء هذا الاتفاق نظراً لأن فرد الشرطة العسكرية كان يقوم بمهامه المكلف بها قانوناً والرماية كانت للدفاع عن النفس ولم يقصد القتل المباشر حيث كانت على الأرجل وإن تعذر ذلك يرجى الموافقة على دفع الفدية كاملة من مخصصات إدارة الشرطة العسكرية .

يرجى الاستلام ،،،،

المرفقات :  
صورة من الاتفاق

الموافق :  
م. م. 14 / 36 / 36

امضان عطية الله أبو زيد البرعصي  
م. م. 14 / 36 / 36

القيادة العامة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رئاسة الأركان العامة  
منطقة سبها العسكرية

صورة منه إلى :  
فرع إدارة الاستخبارات العسكرية / للنظم

**Translation from Arabic**

Armed Forces General Command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Sabha Military Zone

Subject: For information  
Date: 21 Muharram A.H.1439  
Corresponding to: 11 October 2017

Reference no.: Sabha Military  
District / / 36 [*illegible*]

[*Handwritten:*] 345

To: Armed Forces General Command

I hereby inform you that the Sudanese auxiliary force deployed in the Waw, Sabha, Umm al-Arnab and Tumsah zones is indisciplined. Its members are engaging in smuggling operations. One of them was arrested in possession of narcotic substances. Subsequently, another member made an attack to free his comrade. He tried to grab the weapon of a military policeman at the checkpoint. He was forced to shoot at his legs. He died enroute to hospital from loss of blood.

The commander of that force went to the family of the military policeman demanding a ransom or retaliation against their son. He asked them for 225,000 dinars, and out of fear for their son, the family of the policeman agreed to that. They paid 50,000 as a first instalment and asked for extra time to enable them to collect the rest.

We ask you to order the commander of that force to cancel that agreement. The military policeman was only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he was charged with under the law. He fired in self-defence, without intent to kill, shooting at the legs. If that is not possible, then we request approval to pay the full ransom out of the allocations for the military police administration.

Please be so advi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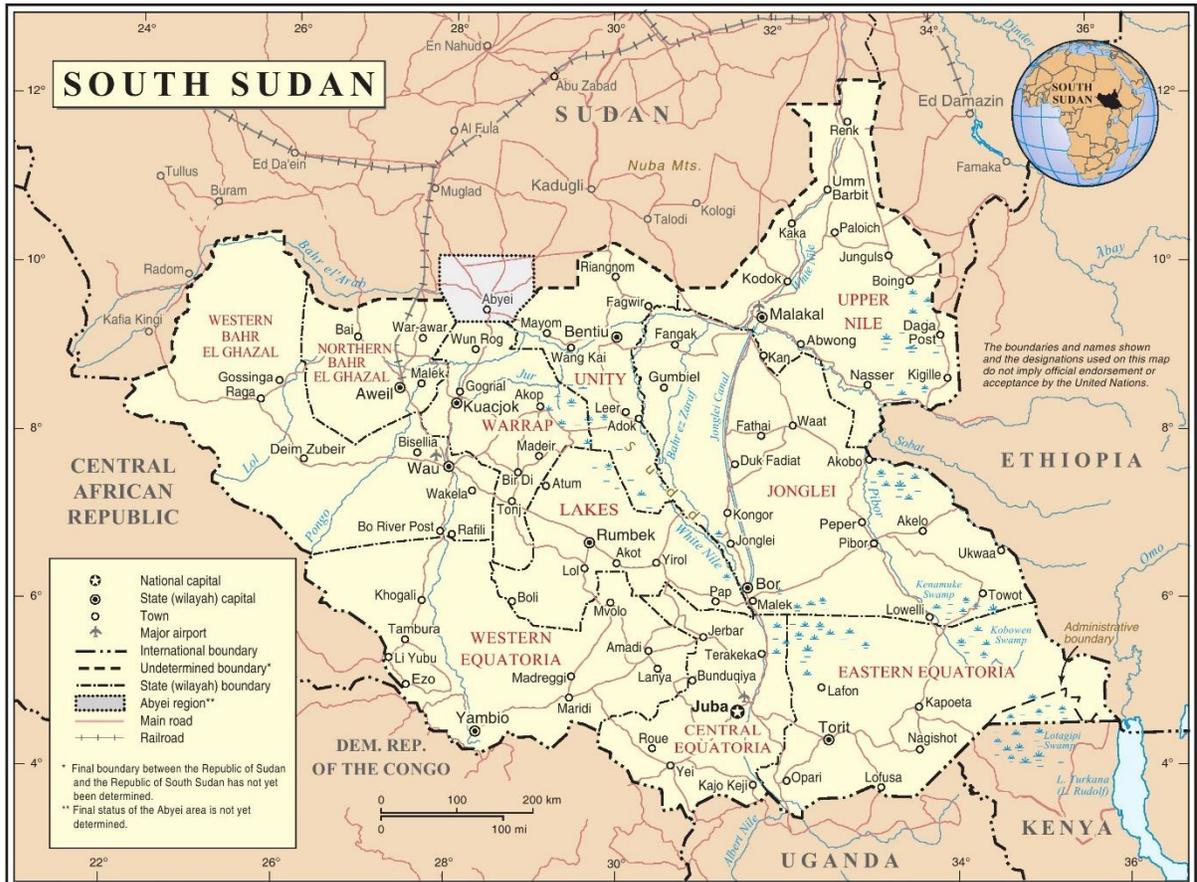
Annexes:  
Photocopy of the agreement

(*Signed*) Ramadan Atiyatullah Abu Zayd al-Birr **al-Bar'asi**  
Commander of the Sabha Military Zone

[*Seal:* Armed Forces General Command  
Sabha Military Zone  
Office of the Chief of Staff]

CC:  
Military intelligence administration branch / For information  
[*Bottom of page cut off*]

### Annex 8 — Map of South Sudan



**Annex 9 — Official statement by “Sudanese Revolutionary Council”,  
15 February 2018 (translated from Arabic)**

*In the name of God, the Merciful, the Compassionate*

The Sudanese Revolutionary Council

Decisions of the Chairman of the Revolutionary Council

Decision No.5 (2018)

Name of decision and entry into force:

This decision shall be called the “Decision appointing the secretaries of the Council’s executive secretariats”. It shall enter into force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wers conferred upon me by the Basic Statute, I hereby issue the following decision:

The following persons shall be appointed secretaries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iats indicated next to their names:

- |    |                                 |  |
|----|---------------------------------|--|
| 1. | General Abdulrahman Arbab Hamid | Secretary of Military Affairs                    |
| 2. | Ahmad Hamid Ahmad               | Secretary of Political Affairs                   |
| 3. | Husni Fadlullah Farah           | Secretary of Justice and<br>Humanitarian Affairs |
| 4. | Abdulraziq Qamr Adam            |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
| 5. | Isa Adam Muhammad               | Secretary of Organization Affairs                |
| 6. | Adam Abdullah Muhammad          | Secretary of Media Affairs                       |

Issued under my signature and seal

15 February 2018

Bahrudin Adam Karamah

Chair of the Sudanese Revolutionary Council

General Commander of the Council’s forces

**Annex 10 — Incident about Abbas Khamis (SLA/AW)**

On 15 August 2018, Abbas Khamis, deputy-commander of the force in South Sudan, was kidnapped by SPLA Military Intelligence (MI) personnel in Rajal-Mafi area of Juba. The SPLA MI informed Abbas that he was detained on the orders of Abdullah Haran. While in captivity, he was badly injured during a scuffle with his captors. The SLA/AW men Abdul Hafiz, Adam Ortega Haroon, Mubarak and Abu Shanab took custody of Abbas and moved him from the MI premises to the SLA/AW safe house in Guede, Block 8 in Juba where he was chained and beaten up. The plan was reportedly to transfer Abbas Khamis to the SLA/AW base in Pariang area and to eliminate him. For carrying out this operation the MI members were allegedly paid 300000 South Sudanese Pounds by Mubarak and Sultan Adam Fur, on behalf of Abdullah Haran. Abbas was able to inform some of his colleagues about his detention, who reached out to SPLA Major General Akol Majok Nyigan. General Majok had Abbas traced and released from his captors. The SLA/AW members and MI staff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were arrested by General Majok.

This information was sourced from the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various SLA/AW members who were closely involved with this incident.

**Abbas Khamis' injury**

*Source: Confidential*

## Annex 11 — 4X4 vehicles in possession of armed groups

The Panel of Expert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work have found 4X4 vehicles used by the various Darfuri armed group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 The Panel has deliberately attempted to find out how the said vehicles have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the groups.

Most of these vehicles have been handled or sold through the following company based in Oman.

Oman vehicles  
 Saud Bahwan Group  
 P.O Box 3168, Ruwi  
 Postal Code 112 Sultanate of Oman  
 Telephone: (968) 24578000  
 Fax (968) 24561631  
 e-mail: sbgroup@omantel.net.om

The Panel has written this company asking for details including who was the final recipient, who paid for the vehicles among other important details. The table below show the reference numbers of letters the Panel has written to this company requesting for information.

Table showing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anel on 4X4 vehicles to Saud Bahwan group

Date of inquiry	Number of vehicles	Letter reference number
September 2014	11	S/AC.47/2014/PE/OC.188 of 26 September 2014
September 2017	5	S/AC.47/2017/PE/OC.88 of 29 September 2017
August 2018	11	S/AC.47/2018/PE/OC.29 of 7 August 2018

## Annex 12: Abbreviations

AU	African Union
AUHIP	AU High-Level Panel
BDB	Benghazi Defence Brigades
CAR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CMSR	Conseil de Commandement Militaire pour le Salut de la République
DDPD	Doha Document for Peace in Darfur
DDR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DRA	Darfur Regional Authority
DTP	Darfur Travel Permit
EU	European Union
EUC	End User Certificate
GoS	Government of Sudan
GoSS	Government of South Sudan
GSLF	Gathering of the Sudan Liberation Forces
HAC	Humanitarian Aid Commission
IDP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HL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JEM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SR	Joint Special Representative
MI	Military Intelligence
LNA	Libyan National Army
NCP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NFP	National Focal Point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
NISS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Sudan)
OCHA	Office for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UN)
RPG	Rocket Propelled Grenade
RSF	Rapid Support Force(s)
SAF	Sudanese Armed Forces
SDG	Sudanese Pound
SLA/AW	Sudan Liberation Army-Abdul Wahed Mohamed Nour
SLA-Justice	Sudan Liberation Army-Justice
SLA-MM	Sudan Liberation Army-Arkou Minni Minawi
SLA-TC	Sudan Liberation Army-Transitional Council

---

SLA-Unity	Sudan Liberation Army-Unity
SLFA	Sudan Liberation Forces Alliance
SPLA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outh Sudanese Army)
SPLM-N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North
SRF	Sudanese Revolutionary Front
SR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TS	Team Site
UK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UN	United Nations
UNAMID	African Union-United Nations Hybrid Operation in Darfur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MISS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South Sudan
UNSC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UNSMIL	United Nations Special Mission in Libya
US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D	United States Dollar
VIN	Vehicle Identification Numbers

---